輯要 十三

元宗朝
仁祖朝 上

朝野輯要卷之十二

元宗恭良敬德仁憲靖穆章孝大王諱琈字　宣祖第五男儲慶宮仁嬪金氏以萬曆庚辰誕生于景福宮之別殿戊子封定遠君己未十二月二十九日昇遐于會賢坊第壽四十天啓癸亥　仁祖入承大統追尊為大院君崇禎壬申追崇為王甲戌祔廟　皇朝賜諡恭良睟容奉安永禧殿○三男○章陵金浦後岡子坐初葬楊州羣場里号興慶園　仁祖丁卯移葬

妃敬懿貞靖仁獻王后具氏籍綾城左賛成　贈領相綾安府院君文懿公思孟女萬曆戊寅誕降庚寅封連珠郡夫

人 仁祖即位追封府夫人宮号啓運丙寅正月十四日
昇遐于慶德宮壽四十九崇禎壬申追崇王后上尊号敬
懿貞靖甲戌祔廟誕三男○章陵大王陵同原
男仁祖大王初封綾陽君
綾原大君俌
綾昌大君佺昏朝禍謚孝愍
宣廟仁嬪監察金漢佑之女也兄金公諒薦被内眷人多
輻輳有一朝官尤親昵時具綾海宬深惡之言於稠中曰
我入臺閣必駁此人其朝官慫具使之公諒爲中傷計 宣
廟慮具公宬爲仁嬪子孫之憂遂以具公妹配 定遠郞

是爲 元宗仁獻王后而 定遠卽仁嬪所誕也仁嬪生
四王子五王女嘗呼以母氏則嬪踧踖不自安曰国家不
幸 坤殿無誕育吾輩有子女不過借腹而生吾豈敢爲
君輩之母也常若不敢當亦不敢爾汝呼其子女宜昇福
祿矣 仁祖潛邸在京城松峴 英宗朝建儲慶宮祀仁
嬪○谿谷集曰 明廟晩而無嗣 文宗憂之一夕夢異
人告曰尚州李某有女納之則吉覺而使人物色之忽有
僧指其居遂得納宮是爲李淑儀而竟無子仁嬪以其表
姊取養于宮中 仁順后見而異之屬 宣廟備後庭時
年十四歲 元宗其誕生也東平聞見錄曰壬寅簡繼妃

大禮之日諸後宮多有不平色獨仁嬪辭氣晏然奉進龍
袍左右供奉有若別有喜事然宮人皆曰金嬪必享後福
又曰綾原大君第有老婢嘗逮事 章陵者也平生苦腦
腹痛嘗曰 元宗在定遠邸時有新及第來謁命給優人
一端布宮中無儲遍貸鄰家亦不得以致遲延 元廟屢
促之吾於門外徊徨既久僅得之潛自墻底投納于內以
出給其時用慮成病矣 元廟以王子不能備一端布今
年少公子金帛堆滿能無福乎
○仁祖入承大統 仁穆王后以大妃在東朝而定遠君夫
人迎入闕內禮曹啓辭 連珠府夫人奉移梨峴宮改称

啓運宮供上物膳與 大妃殿一樣未安依 王妃殿爲
之 上命議定所生父母屬號禮判李廷龜副學鄭經世
等以爲 上以支孫繼祖統與爲人後無異但以孫繼祖
非如以姪繼叔父母之稱不可改也於是追尊 定遠稱
大院君府夫人稱啓運宮而稱考不加皇字稱子不加孝
字其祭式依德興故事以 上之弟綾原君俌主其祀○
時金長生朴知誠被徵入京 知誠疏以爲旣稱父母而以
弟主祀於禮有違喪必三年祭必自主云云 朝廷指爲逆
合攻之知誠棄官歸長生疏曰帝王繼統與凡庶異雖古
者以兄繼弟以叔繼姪亦爲祖禰 主上稱考於 宣廟

称伯叔於所生方為合禮　上教曰有祖而後有父有父
而後有身長生之論亦不得行矣○崔鳴吉疏曰礼記葬
以士祭以諸侯請倣光武故事建别庙以從祭諸侯之禮
○儒生許穆加朴知誠儒罰李貴啓曰朴讀書林下行同
古人而趙絅以蓼虫作之儒生又削儒籍云　上怒命四
館罰許穆○叅奉李義吉疏曰　殿下之宗庙為　殿下
之父祖曾高而設也以　殿下之父不得入　殿下之宗
庙天下寧有是哉○都承旨鄭經世曰李義吉之疏極無
理朴知誠之疏雖有庙享之意猶不敢公言之李義吉乃
其一家人而其言如此李廷龜曰義吉之言甚於知誠盖

知誠亦讀書人非有迎合似是循學故識未透耳金長生
以為雖叔継侄兄継弟當為父子云此但以宗統為重陞
等之言則倫序之不可亂亦重矣明時之人有言曰漢宣
若陞一等而考昭帝則必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其亦釋
極明矣朴知誠則以為稱考則必行斬衰斬衰則祭礼亦
不可不加隆李義吉疏其言亦無理朴知誠不能博考礼
意唯以所生恩為重以為必當稱考既稱考則不可不行
三年喪云其考察甚不詳矣 上曰礼文未之知也稱考
則似無不為三年喪之道理鄭經世曰尊祖義也親親仁
也義之所存恩有所屈継 宣祖之統而有子之道焉則

壓於所尊不得爲私親服斬也明矣李廷龜曰臣前啓
殿下於 宣廟有父子之道而無父子之名於 大院有
父子之名而無父子之義者蓋爲此也○時諸臣爭進崇
不可 上曰諸臣何以並生親追恩乎自是遂停生親之
追贈○丙寅 啓運宮昇遐命改服制鄭經世引礼記天
子諸侯之庶子爲天子諸侯則爲其母緦儀礼庶子爲父
後者爲其母緦之說以爲當服緦陳劉崔鳴吉以爲然張
維謂崔曰母固有嫡母庶母父亦有嫡父庶父乎使今喪
爲 大院妻則亦可以爲證乎經世鳴吉遂大寤改定服
制鄭以爲人後諦其父母不杖朞爲定張以爲宜從父在

母喪之義服杖朞崔以為〻祖後旣非為人後則父母之
服自當三年○大憲鄭經世啓許降三年之服在臣僚莫
不感歎唯杖朞一節不能釋然於羣下之心繼而有與出
繼有異綾原不得為喪主之教始知降服之教特出於為
慈殿所壓而宗統之重反有不暇顧也請命綾原為喪主
而自行不杖朞之制傳曰以綾原為喪主○李貴劄論降
服之非虞卒哭自 上主獻為當云〻左相尹昉以旣定
喪主題傍題虞哭之獻喪主自當為之自 上別為親祭
亦合情礼云〻傳曰予無出繼之事初獻自臣為之亦無
不可三司論執七啓乃允別祭時 上初獻世子亞獻

丁卯一大院君灵轝自楊州還金浦朝議私親之喪不可穿過都城欲由東门外崔鳴吉劄爭曰君之父也避都城從間路於理有違朝議又以經過 宗廟爲嫌宜别從他路李貴又爭曰士夫喪柩皆從大路未聞以 宗廟爲嫌獨於大院之喪取經路何也且 殿下由大路灵轝由斜徑安乎廷臣不察情礼徒以降殺爲務云〻命礼官更議竟由大路○癸亥以後臣僚前後章疏金長生則曰宜稱伯叔父不杖朞綾原主祀其言以爲〻人後者爲之子雖叔繼侄弟繼兄當爲父子此則帝王家以宗统爲重也今 上继 宣庙统猶父子也不當考 私親稱考於 宣庙稱伯叔於所生方爲合

礼引春秋躋僖公及三傳臣子一例之說及漢宣尊所生爲
皇考程子以爲失礼之說爲證朴知誠則曰宜称考喪三年
補廟其言以爲仅礼爲君之父母君服斬臣從服朞之說及
近思錄諸侯奪宗論語註衛輒称祖諸說爲據當立私親爲
補廟三年喪云沙溪斥以爲朴引仅礼乃指継体之子或早
卒或廢疾而非如今日　主上所遭又諸侯奪宗如漢蕭曹
之類又孔子之罪輒以不父其父非以補祖爲非也崔鳴吉
則曰宜称考喪三年與朴知誠同而宜立別廟云其劄曰傍
支継統謂之爲人後一體直傳謂之爲祖後爲人後則所生
爲伯叔爲祖後則父雖沒而名不可易云又曰近日多以追

崇入廟為言而追王之礼始於周公而舜於瞽瞍禹於鯀湯
於癸俱未有王号尊親如舜禹湯足矣別建一廟以奉禘祭
依倣園号尊祖尊親可以兩得矣李廷龜鄭經世趙翼則主
不杖朞綾原主祀與金長生同而宜称考云李劄以為正統
固不可紊天倫亦不可闕當稱考漢宣尊所生為皇考程子
非之者非〻考字而非皇字也金長生有此別論殊不知
殿下為　宣祖之子則　定遠於　殿下當為兄弟何得謂
之伯叔既不得以所生為父而於所後又無称考之地則天
倫缺矣決不可為又下朴知誡引仪礼之錯而又言當以仪
礼所謂為人後者為所生降服朞条名不可廢而服可降云

鄭啓與李同而引漢宣悼考悼妃光武四親廟宋濮王稱親凡三事為證趙劄斥崔劄之非又曰為族人後則降其父母宜繼祖後則不降父母是重族人不重其祖又曰無補廟漢宣是已以大統為重故補位之闕有不得避又引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条為據又言以所生為伯叔父乃程子義起之說當從歐陽公服可降而名不可易之說我国人亦稱生父而降服稱考而降服何害於義也張維則曰宜稱考別廟與崔鳴吉同而宜杖朞云其議礼劄以鄭劄不杖朞為非若專用尊壓則當杖朞云其典礼私議如李廷龜初議天倫亦不可闕當稱考大統固不可紊不當追崇其進典礼劄引

經傳史籍諸說以明追崇之非又引春秋閔僖之傳以明禰廟不闕之義○南溪集曰大抵月沙愚伏之意以統不可紊倫不可亂爲主故稱從考服從不杖朞廟享從綾原主祀但一稱爲考則服不得不三年廟不得不自立其所裁定半上落下也沙溪之意以春秋傳僖公父視閔公及范氏以小宗合大宗程子亂倫失禮之義爲主故稱從伯叔父但既無稱考之地則所謂伯叔父無所依附其所裁定猶有未盡也潜治之意以仪礼君之父母及近思錄諸侯奪宗論語不父其父稱其祖之義爲主故稱号服喪廟享皆從父子之常礼但不察 宣元仁三世雖皆直派既已入承大統則公私不可

混合為一之義其所裁定全失礼經之旨也谿谷之意其病
殆與潛冶無異矣浦渚之意蓋近於沙溪而獨以程子伯叔
之論為難用其病又與月沙愚伏無異矣總以論之月沙主
於宗统潛冶主於父子蓋父子親親之仁也宗统尊尊之義
也義之所在仁或不能伸恐當以其本名而稱之曰所生父
自稱曰出継子庶幾上無紊统之嫌下無缺倫之譏云云
己巳陽陵君許穪疏請追崇三司請削奪遠竄皆不允延平
李貴劉言張維鄭經世張顯光輩所引諸說皆為人後之人
君私尊其所生者也與今日　殿下之承　宣祖统不為人
後者大相不侔而廷臣臆說大禮未正云云庚午崔有海之

使臣遠也漂到登州與戶部郎中宋憲相往來宋為小說以
貽曰 國王 昭敬王之孫也張義貞邦而厥考辭世不能如
唐玄宗之尊父其茹痛固也上欲追孝下守經常擇執中誼
信瞭古之徽也然以余揆之豈無義起之礼天無二日人無
二尊既為人後又隆所生則是貳本而不之嫌則如不義何
若無所後父子大倫天地定位不叙昭穆如非礼何持重大
宗者降於小宗以義掩恩也国君取支子入承大統則義重
君臣不敢以私恩躋大宗若無受國之命身攬洪烈直紹祖
統則尊父承祖乃所以尊祖叙倫非循私恩也開國則謂之
祖中恢則謂之宗百世不遷則一也功光祖宗何可第其等

追王違孝榮以天子之禮著在聖訓人臣將順之亦一道也
以兄繼弟稱以父子於天倫錯矣 皇明定制豈非百去之
則乎大綱既舉則萬目張矣求之心之安可矣某年月日金
陵病夫云有海還朝劾於時議不敢介父之李貴得見乃陳
劄以進有海亦疏下時臺以有海以朝家大礼私相問難論
以削黜李貴又劄下之答曰今觀宋戶部文可謂不謀而同
噫欲尊父母人之常情不得與無財至痛也得之而不得尊
亦至痛也苟無是心則非人也雖然人皆憤怒慢言鋒起則
是欲尊而反貽辱也且 先君無德予亦無功廷臣之不敢
言而敢怒案在於此安敢排衆訝而強請哉天朝公論雖如

此予不敢靦然開口卿知此意勿使予得罪於臣隣又教曰
奏請于 天朝以俟上國裁處 天朝不許則予亦無憾矣
兩司爭之 上曰既非爲人後則追崇所生於礼少無不可
九年論難排擊有同私讐可謂異哉稟命 天朝義不可廢
大臣宰二品以上會賔厅爭之 上荅崔鳴吉劄曰今日廷
臣以儒自處者不知父母之不可無朋友在喪皆往一哭而
啓運宮之喪百官不爲會哭彼昏塞好勝之徒終無改悟之
理欲奏 天朝以定是非云云 三公三司啓請還收進崇之
命不允○賔厅議諡 皇考曰元孝 皇妣曰貞肅陵号章
陵領相尹昉左相李廷龜右相金尚容議告廟 傳曰依議

○壬申五月奏請使洪霆李安訥書狀洪鎬如京師癸酉四月準封事還
甲戌祔 大廟先是李貴箚曰 大院以宣廟次子為 殿下
之皇考既稱王稱謚稱陵至於稱宗則乃我朝私尊之號而不
係於奏聞其於入廟保無他議而若追崇而不稱宗字則不幾
於半追崇乎更令速為定奪云云大憲金尚憲大諫李尚吉
啓曰議禮十年定為別庙禮儀已完而 殿下曲循一夫迎
合之說前日以不入庙為教曾未幾何又下此教自古入庙而不
稱宗者未之有未有不入廟而稱宗之禮也請寢追崇宗號
之命答曰不允一品元勳以一夫等語侮辱有前規耶崔
相鳴吉箚請祔 庙金相瑬與尹相昉及三司之廷爭 上怒

適金相寅胤始金光炫尹鳴殷李尚質于北塞黜大憲姜碩期
大諫趙廷虎等新大諫俞伯曾素主追崇議大憲李聖求竄
上意乃變所見同辞請祔從之○金時讓荷潭錄曰癸亥反
正叔叙戊申後謫人余謫在寧海李叅判命俊沈叅判詻謫
盈德聞報約會李曰天命重新何者為今日大事余曰太廟
不可闕補位追尊 定遠合於禮也李曰是也至京余訪張
維金元亮亦在座曰朴知誠言礼合追崇張力卞不可余曰
此論既出必行後已一日崔相鳴吉謂余曰公以為追崇之
議必行然否余曰然崔不以為然乙丑崔謂余曰傳考古礼
不可不追崇公言是也丙寅李相聖求及崔相並訪余崔言

追崇合於礼李言悖於礼争亦甚力 啓運宮喪崔以副學
議不同辞遍朝議以崔為邪論金相瑬力主其論辛未崔相
劄請追崇享以別庙盖以時議不敢盡其説也領相呉允謙
與金相率卿宰争之 上命遞金相而尹昉復為相壬申崔
劄復申前請大臣三司又争之 上怒竄司諫權濤于邊遠
追尊享于別庙遣洪霙等請命 天朝禮部官曰恠汝國始
有此請也即從之甲戌崔相又劄請祔庙從之又曰余與崔
鳴吉張維會備局張攻崔為邪論崔作色曰公言追崇合礼
勸我上劄公乃反其説自附於時議張面赤曰我考礼未詳
有此言今乃悟其非云〻張之前後異論如此又曰尹昉為

相外隨朝論佯為庭爭內則陰主追崇余訪崔完城尹之孫
垣時為獻納與崔訯庭爭啓辭余笑謂崔曰公既主追崇則
庭爭文字不可指揮也垣色変而起又曰權泳旨涛心是追
崇之議恐為清議所詆壬申峻啓至於竄李相聖求素斥追
崇之論恐忤 上意乙亥祔廟変其說竟取大拜未知孰為
得失○黃江問荅曰追崇事沙溪一隊皆以為不可崔相乃
於遣使上国時令使臣密禀於禮部受諾然後私乃密啓以
為自 上謂如此重事不可不禀于中国以為決定云甫則
諸臣異議者莫之何矣 上大喜遂如其言

仁祖朝上

仁祖憲文烈武明肅純孝大王諱倧字和伯 元宗第一男萬曆乙未十一月七日誕降于海州行宮封綾陽君潛邸時号松窩天啓癸亥反正奉 仁穆大妃命即位于慶運宮之別堂己丑五月八日昇遐于昌德宮大造殿在位二十七年壽五十五 肅宗癸亥定世室〇六男一女〇長陵交河旧治後子坐初葬坡州 英宗癸亥移葬

妃明德貞順仁烈王后韓氏籍清州領敦寧西平府院君文翼公浚謙女萬曆甲午七月一日誕降于原州寓舍庚戌封清城縣夫人天啓癸亥封王妃崇禎乙亥十二月九日

昇遐于昌慶宮壽四十二 孝宗辛卯追上尊号明德貞
順誕四男○長陵與大王陵同原
繼妃慈懿恭愼徽献康仁貞肅溫惠莊烈王后趙氏籍楊州
領敦寧漢原府院君惠穆公昌遠女天啓甲子十一月七
日誕降于稷山縣衙戊寅封王妃行嘉礼于於義洞本宮
孝宗潜邸孝宗辛卯上尊号慈懿 顯宗辛丑加上恭愼肅
宗丙辰加上徽献丙寅加上康仁戊辰八月二十六日昇
遐于昌慶宮壽六十五無育○徽陵楊州健元陵西岡同坐
男昭顯世子諱溰乙酉薨有三男三女嬪姜氏右相碩期女丙戌廃賜死 肅宗朝追封愍懐
男慶善君栢與第二男俱病歿于配所 慶安君檜男臨昌君焜臨城君熀焜男密豊君坦戊申賜死

女慶淑郡主 綾山副尉具鳳章 慶寧郡主 錦昌副尉朴泰定子 㴐明宗判孫師洙判書

慶順郡主 黃昌副尉邊光輔

十孝宗大王 初封鳳林大君

麟坪大君㴭 諡忠敬號松溪男福昌楨福城柟庚申伏法 龍城大君滾 早卒

崇善君澂 趙貴人出男東平杭辛巳伏法 樂善君潚 趙貴人出

女孝明翁主 趙貴人出洛城尉金世龍自点孫辛未自点獄世龍正刑

癸亥三月十三日 上與前府使金瑬李貴金自點沈器遠

前虞候申景禛前佐郎崔鳴吉前縣監具宏儒生沈命世長

湍府使李曙北兵使李适伊川府使李重老翰林張維儒生

宋英耉等舉義奉 大妃命卽位于 宣廟旧時別宮 初

宣廟癸巳自龍灣還都 定遠君扈到海州仍留乙未十一月誕 仁祖于州之芙蓉堂將誕夕 夫人具氏夢神人以玉璽授之曰兒生以此授之 宣廟在京夢 仁宗降去俄而 仁祖誕生之報至亟命還都 賜名倧字盖天意合仁宗二字也左股有黑子無數 宣廟曰此漢祖之相秘而勿示 宣廟末年長抱永昌於膝上 仁祖跪于前左右無人則脫御笠或加 上或加永昌曰子可戴歟孫可戴歟微聞人來則止云○西郭雜記曰 宣祖末年召諸孫或書或畫 上兒時畫馬 宣廟以其畫賜白沙及白沙北竄時携昇平宿逆旅以其畫付昇平曰此乃 先王所賜莫審其意

第審所寫之人也昇平亦莫知其所以歸貼壁上 上在邸時適出遇雨入道傍舍門內避雨俄而乂鬟出告曰未知何客而雨不止不可久立願整坐外舍 上辭以無主乂鬟累以內意請不得已入坐壁上有畫馬諦視乃兒時所畫也心恠之俄而主人來即昇平也初未相識 上具道避雨之故仍問其畫主人曰何以問之 上曰此吾兒時畫也俄而自內大供具以進昇平心窃恠之送後問夫人夫人曰夜夢大駕臨門覺而異之午間兒婢傳言宮人避雨入門吾窺之顔貌如夢中所見故極力待之昇平自此往來親密遂成中興之業〇南溪集曰金昇平暇日造白沙公出示一幅畫曰此

畫何如乃畫一馬繫柳樹下也昇平曰不知為善品公笑曰令公持去必推畫主以與之昇平歸揭壁上客至輒詢久莫能知其主一日雨驟至有闖門而入者昇平延之語非素際也客視壁畫曰此吾所曾見者昇平曰知畫之者乎客不明言第欲得而袖歸昇平不許必須侍婢進饌相與酬酢罷所謂客即 綾陽也昇平入問夫人何以爲饌夫人曰夜夢車駕來幸及客來與語一如其狀妾異之有此設耳自此往來密勿遂成中興亦不知其畫出於何人也反正後 仁祖置酒從容曰向時壁上畫得於何人耶此予少時應 先王命寫之者也昇平曰臣嘗為故相李恒福從車而得此既出訪

李公子井男問其得之々由曰 宣廟末年賜先人私對令
諸王子王孫出見幷示書畵先人徧覩諸書畵彿得此畵而
歸於是昇平始大悟公之傳畵意有所在○光海時鰲城爲
都體察專管西北除拜引金昇平瑬爲從事武臣自申平城
景禛具綾城宏具綾川仁垕鄭錦南忠信以下文士前輩自
象村月沙淸陰後輩自崔完城張新豐趙浦渚李延陽以下
出入其門靖社諸公皆其儲眷光海十餘年來朝廷紊亂
大妃幽閉鰲城密言於金瑬曰時事罔極顧念儕輩中可安
社稷者惟有君耳因掩泣嗚咽瑬知其意李貴爲人踈邁宲
有大節而世皆賤之彿鰲城曰君當作社稷柱石臣福祿非

我等所企也云云至是光海政昏日甚金瑬為時輩所斥悒
悒不得志李曙英韜可任大事金自點沈器遠李澥元斗杓
沈命世等自謂有才莫展思遇風雲李貴謂申景禛具宏曰
吾將往居大小青島安能生無母之國乎申具曰何必往大
小島致君堯舜不亦可乎貴曰吾見其人量狹智淺何足與
計事哉蓋其人指仁城君珙有人君之望而延平素知其為
人故也宏曰天生聖人在我一家尊其願識面耶遂往綾
陽第一見契合申景禛素與金瑬相得一日從容請受書即
出史略讀至伊尹放太甲嘆曰以臣放君可乎金曰太甲顛
覆湯之典刑放之不亦宜乎申仍泣曰今時何如天下安有

無毋之國吾不忍坐視顛隮金曰吾志也仍曰屬意何在申
曰綾陽君殆天授也遂決策時申除平安虞候辭疾不赴
時相朴承宗疑之亦為曉星嶺別將申即日就道時訓將李
興立持重兵在內諸公為憂使其壻張紳說之興立曰李貴
與謀乎紳曰然興立曰然則此為義舉必可成也遂諾紳見
新豐回報李貴〻大喜遂令興立為手書約長湍兵而興立
為內應時李貴圖于時相以李曙為長湍謀漸泄崔有源之
子溶言于柳希奮希奮使其臺論之壬戌冬合啓李貴金自點
扶護西宮之罪是夜南以恭自希奮家来見月沙言狀機且
發可急解之月沙即見希奮極言李貴無他狀希奮動聽事

得已癸亥正月韓惟翊等啓李貴金自點禍將不遠云○延
平平二子待命自明疏曰　殿下於臣伊川之退鎭谷山之
饋酒長城之賞布肅川之賜紬生臣者父活臣者聖明今被
惡名乞就鼎鑊金尚宫執光海手大噱曰李平山擧無棄人
金書房可憐人生有何權力爲異謀光海笑而点頭自點外
三寸俞大健爲諫長宣力遂停啓諸公放言行事先是李貴
之女適自点弟自謙早寡失操爲尼被囚願入宫旣入中殿
柳氏崇信佛道待以菩薩李氏尼仍交結金尚宫約爲母女
嘗言其父及夫兄見嫉於大北日日訴冤且貸銀納之尚宫
幾千兩光海見惟翊啓欲拿鞫則金尚宫呵止之李氏尼貽

書金尚宮曰吾父愛君發於歌咏見此則可知吾父心事金
尚宮以其詞讀之光海前曰愛君如此而枉被刑則其冤當
如何光海然之
初李氏早寡與故參贊吳謙妾子彥寬逃入居昌石窟中
事覺彥寬杖死李氏為尼居慈壽宮仁弘嗾爾瞻請直李
貴法貴陳弘瞻奸請對下事遂寢
日月錄曰自譏少好佛法臨死戒令其妻事佛李氏遂落髮
為尼入山潛處事發被囚光海釋之使處城中慈壽宮因緣
出入宮中闕內之人皆稱生佛崇信無比李氏每言其父為
人所忌將欲殺害請為保命故諸嬖幸皆字自点曰成之及

光海曰基啓欲推問則金尚宮等笑曰成之金生寧有是
事光海遂挑徐當斧落云
時金瑬主兵務使自点賂金尚宮使䀿遠媚李爾瞻金元亮
則心性倨傲指揮瑬貴引納李适又使适約李興立而身臥
於廣州舉義已定諸公散處事頗岨峿崔遲川憂之自郊入
城通告諸公遲川曉刘青田灵棋占法筮得吉日定師期初
諸公已屬意推戴多謁於私第遲川以爲他日臣事之地義
何可私謁　上嘗有出入望見而語人曰今觀日表儘非常
輿馬服從亦勃々有生氣義衆之成無疑矣○日月錄曰申
景禛父砬與汝岉同殉王事故與金瑬情義素厚且宏妹子

幼學沈命世以其父惓惡於光海死非命弟安世又以金悌男壻死杖下故命世奮身起事申景禛具宏沈命世於仁祖俱懿親故乃定推戴之議又曰李時白與金元亮同行秣馬於驛幕於起言端遂為此舉是其權輿云又曰具宬戊午卒臨亡謂諸弟宏等曰吾恨未及見甫成功然則諸具之起義亦久矣又曰沈器遠嘗謂人曰曾與某某議大事伊時日色有異開戶仰視白虹貫日矣天變可畏云以此觀之起端於沈金等云○時內外協果事頗彰露不得已進定師期三月十二日金瑬李貴等以是日昏奉 上約會于弘濟院李厚源與李而攸同往而攸惟弘之子惟弘謫江界金瑬為府

使相親故也而敘忍事不成言于其叔惟聖惟聖言于金藎國藎國言于朴承宗承宗大驚令而敘告變是日自点備酒饌納于金尚宮光海方宴樂告變之書故置不下請鞫三啓光海方昏醉於李氏尼托金尚宮所進麻花餅答曰明日為之闕門閉承宗等退備邊司以待藎國謂承宗曰訓將李興立為內應云承宗招興立跪庭曰人言公叛興立曰小人若以逆誅則大監女當為宮婢矣小人雖或背国安敢負大監蓋承宗妾女即興立庶子婦也適承宗子自興入興立趋抱自興訴寃自興告曰謀逆未現徑殺婚家非宜承宗乃釋之藎国蹴踏曰事已急矣承宗乃悟更使入則相府下吏已不

得接跡於軍门蓋義师約期已迫也○日月録曰承宗聞興
立預謀誘致密问與立有婿女適張維弟紳與立不忍殺壻
求免終始諱之承宗拘與立於家身入闕護衛義軍之應既
失大将事無奈李重老以中軍亦與謀故遂賴其力云○是
夜李斗陽率軍三十餘人馳赴約所寂無人忽見一点火先
明滅於西北山下李貴以下皆會獨金瑬以大将不来二更
李曙長湍軍三百餘名至而李起䇲以長湍先鋒将来時
上以期差遲親自往候至延曙驛前起䇲下馬伏路左奏領
兵来狀 上觧御袍衣之李适曰事急矣不可待金瑬遂坐
超床部分而瑬且至矣适曰後至者當斬瑬曰先至者亦當

斬左右分鮮三更奉 上正部伍李适為先鋒大將斬彰義
门而入喊聲大震到中學橋唱鵞聲與立和之義軍至昌德
宮金虎门守门將朴孝立開门迎之軍士斧劈敦化门以入
放火木積延及宮舍蓋擧義人告其家人曰宮中火不起則
皆走投江云故放火報之光海驚跳踰墻走入直宫皆逃散
上坐敦化门內分軍守西宮令入直臣下庭拜賀兵判權縉
以下皆顛倒四拜唯承旨李德泂不肯拜軍人擁至德泂據
地呼曰爲人臣何可不知而遽拜乎左右曰 綾陽君奉
大妃舉義反正德泂泣曰願保全舊君校理尹知敬奔入內
殿東光中達中宮柳氏之所伏地曰願付世子潛出畫車倉

卒爲人所捕以至亦植立不拜諭以君義之由則曰然則何
以焚燒宮舍曰軍卒失火非故放也知敬洹然曰前王何以
處之曰待以不死遂行拜禮李明漢詣闕趨拜于前 上曰
以爾爲校理與張維同撰教書告八方明漢趨張々驚曰位
號未定有此除拜可乎即進 上前請改正 上許之威儀
甫定播告城中分遣軍校逮捕凶黨斬之使李貴與李德泂
備仗如西宮迎 大妃 大妃不許 上即命駕詣西宮進符
璽 大妃受置于座歷陳前後艱危狀仍叙 祖宗君臨休
恤之義以致日晩諸臣不得已仰請數次 慈殿猶不動
上亦辭遜甚切而 慈殿備陳既畢徐以璽授之曰好爲之

上始還宮即位〇延平日記曰三月十三日夜反正即遣金
自点于慶運宮問安 慈殿大妃敎曰十年幽閉無人來問
爾是何人乃於夜半無承旨內官而如是直啓乎公主已死
埋於墻下矣仍令來人書名以入自点乃招承旨閔艧又啓
終不下荅 上又命延平往公詣西宮痛哭於閤門始招承
傳內官陳啓請奉往 荅曰孰為此舉乃請奉往耶罪人父
子爾瞻父子並梟示後當出宮 上又遣李廷龜 慈殿書
出粉版曰坐好爾自為之有何不可而必請予乎日將暮
上親詣西宮令光海乘轎隨後 慈殿猶不解怒 上伏地
待罪夜已深矣 慈殿促入傳国寶延平對曰此時傳国宝

女主將安用乎臣頭可折国宝不可入且設權辭曰都元帥
韓浚謙率四方義兵亦將來會矣 慈殿親立內庭使侍女
傳言曰大將何疑予乎予有親子乎促納国宝欲重國体也
公曰誠如 聖教則出御正殿冊立 主上招大臣傳宝可
也何必徑入國宝乎上下相持之際 上命朴弘耉奉入國
宝又令并入啓字時 上久伏庭下 慈殿命大臣都承旨
奉 上入來始行冊立之禮時諸王子亦欲入觀金自点開
不納曰此何等時諸王子並入乎揮而却之○光海廢 大
妃幽於貞陵洞行宮稱西宮至是西人救護西宮之議驗矣
上往候李曙於延曙驛義兵自彰義门入延曙之曙彰義之

義乃驗於二百年之後亦異哉初光海時有仁王山王氣之
說光海為搆慶德宮殊不知 仁祖已誕降於其下天人相
合不期而然矣○是夜入直諸臣各自啚生唯李德洞連呼
曰願活舊主嗚咽不成聲他日 上謂侍臣曰德洞忠義予
於擧義日見之矣時李明漢入闕有一名士卧殿庭磚石上
字呼曰天章何之明漢進至則乃張維也起而執手曰不忍
坐視 宗社之亡不得不為此擧慚負天地無以為顏○時
母后與貞明同幽因備經艱苦癸亥春忽有一侍婢高聲唱
曰三月某甲此門將開復見天日 大妃與公主皆以為狂
至某日 大妃果復位公主時年二十一歲弊裳蓬頭容顏

不理宮女見之無不泣下後下嫁于永安尉洪柱元永安出门市人指為天仙乘白龍雲遊云永安即月沙外孫也月沙第在東村公主往謁從集春门捷路泮儒捉從人繫之曰集春只為　主上謁聖而設公主雖貴不可出時公主以新婦往覲掖隸擔挈酒饌而出儒生齊泮隸盡奪喫之公主大怒將粉板書啓月沙請於公主曰貴主之出集春果未安儒生不無所執若書啓則儒生必侵攻老夫願公主止之公主歸泣訴　上教曰姑氏止之善矣雖書啓彼多士何以處之

聖教猗歟盛矣○初諸勳臣屬意於　上而試問於錦陽尉朴瀰〻以為不合及義兵將起具宏進曰事成之後公子若

念彌言是不虔顧忘之 上曰此臣亦擇君之時吾豈介意反正後彌不自安 上特除惠民提調以安其心○初具宏李曙申景禛具仁垕等議定之後皆往于閔西以禰禫事體使張晩一日乘間以謀告張公義而危終不聽遂辭歸洪瑞鳳送詩于申欽云前日風波畏風波亦已多吾人睡足處夢唱定風波申欽知其意而不敢應一日金公瑬訪鄭公曄以水筆書撥乱反正四字有若習字然鄭取其筆書只恨入山不深六字金知其意不復議反正事鄭公在虔州有密告反正之謀者鄭曰此時 宗社為急然如我迂儒當守天地之大分而已後以虔州之言為罪案鄭謝病歸諸名士聞鄭去

皆欲引退擠之者大悔交歡如初〇十四日 大妃敎略光
海刑戮我父母魚肉我宗族懷中孺子奪而殺之幽閉困辱
無復人理蓋逞憾於 先王又何有於未亡人至於我兄殺
弟屠戮諸侄撲殺庶母不惟是也已未征虜之役密敎帥臣
全師投虜王人之來拘囚羈縶使我禮義之邦不免禽獸之
歸玆以府之綾陽君某 宣廟竒愛之孫之宮中小字曰天
胤名曰某命名之義厥有徵旨憑几之際握手噓唏屬意深
重今者奮發大義討平昏亂倫紀得正 宗社再安可即大
位以繼 宣祖大王之後云云
錄靖社功臣金瑬等五十人收聚五賊及他亂臣家財于南

別宮分給功臣有別宮分財盡破頭之句
金瑬字冠玉号北渚汝岉子也 宣廟朝科昇平府院
君領相典文衡 仁祖乙酉卒 上素饌五日賜衣衾
以歛謚文忠○宣廟壬寅爲翰林時仁弘爲憲長劾一
公忌父譽事酒色丙午有湖堂之選公舅西坰柳根爲
大提學謂人曰吾家有真學士以吾阻選可惜也○公
七歲作詩曰軍聲動天地反正之兆已現矣豪邁有智
略嘗對策論兵事以爲將相才昏朝時累入元帥望請
社時衆推爲領袖者以此也○辛未爲右相召公及延
平於便殿待以家人禮顧謂東宮曰視此兩人如視父

兄也追崇之議始出公三上疏陳不可仍遞相○甲申
兇适叛公先事指揮卒擒巨魁錄寧國功一等冬兩司
啓遞相乙酉復入相 上議擇儲公曰臣奉 聖上反
正爲 宗社也今日之事亦係 宗社何敢異議遂定
策丙戌姜嬪獄公與諸宰陳曲全之道再啓 上震怒
公自劾免○丙子錄曰以金慶徵爲江都檢察使右相
李弘胄薦也瑬不爲之止慶徵母與妻乘轎先入江都
嬪宮無船經兩晝夜艱渡慶徵日事杯酒及城陷慶徵
走其母死瑬之妾女被擄瑬言於龍胡若贖當給千金
抱鄭命壽腰曰今與判事便同一家女子贖還十分宣

力云〻命壽拂衣而去時被擄人贖還之倆因此尤重
云○朴錦洲炡任憲職昇平问曰君在臺憲欲論何事
朴曰小事不追論閭相公之子殺人而藏其屍於家云
明當糾劾正法昇平面色靑黃滿座皆驚○尤庵撰昇
平碑曰敵強事去勢無奈何君父之急曷顧其他效死
之義非公不知達權尚存先正稱之明村雜錄曰玄石
問曰見尤相所製昇平碑否余曰我則未見聞文谷言
其碑中下城一款亦不爲非云尤相平生以大義自任
而今以下城爲是此丈大義將啟虛套云
李貴字玉汝樗軒石亭五代孫牛栗門人号嘿齋贊成

延平府院君 仁祖癸酉卒年七十七謚忠定○公自少慷慨數上書言事人目之以疏魔 宣祖丁亥公以生員三疏卞栗谷誣○己丑汝立獄公見松江極言時事乖張松江曰君之前言是也此輩非吾所能鎭定云○壬辰公以前叅奉赴行在朝廷差召募官詣廟堂受指畫時有一原任大臣坐廳公乃曰我名位卑恐未辦事願得廳大臣則足爲藉重聞者大噱○辛丑公以召募官巡嶺南安陰倅以出待仁弘不爲迎候公曰仁弘何人乃敢威制守令遂移牒數罪仁弘大怒未幾仁弘爲大憲公疏陳其豪强十罪不報因此罷職○光海癸

丑公在喪中移書漢陰曰禍及國舅若 慈殿何不救
延興死則欲遏府論無及矣○甲寅仁弘嘗御公〻女
金自謙妻早寡與故參賛吳謙妾子彥寬迯入居昌石
窟中事覺彥寬杖死李氏為尼居慈壽宮於是仁弘嗾
爾瞻等請以公置法公於緘荅中斥弘瞻奸凶萬餘言
仍陳牛栗被誣請就獄中下白當事者患之寢不以聞
○丙辰崔沂將下獄親舊不敢省視公獨往見以此配
伊川○壬戌白大珩等因儺礼欲害 大妃事未成而
民间訛傳 大妃已不諱公在謫得一奇石名之曰龍
岩題一绝曰吁嗟龍兮德何衰長卧波心世不知莫笑

隆中諸葛老殷勤三顧豈無時子時白和曰愧恨當年
漢業衰変形為石不求知深潭入處頻回首空憶隱中
夢覺時公喜執手曰父子知己遂定密議初公密有匡
濟意以試時白時白以為不可公舉孟津事曰今譬
毋之変商紂所未有吾安称臣與耕釣有間矣父子遂
定議公與時白時昉過長湍赤壁顧謂二子曰蘓洵與
軾轍過成都橋曰率天下文章二子過此橋云吾與節
義二子過此豈不優於蘓家乎時公適拜平山府使舉
事期日已迫會事頗洩坐罷兩司請鞫公ヽ上疏自明
待罪崔完城鳴吉惧甚就見公ヽ隱几臥令婢梳頭言

笑自若完城心始安反正日公請 上躬詣西宫問安
仍請復位於正殿諸公以為不如奉往昌德宫以定位
号遂命公迎 大妃大妃不許公使時白〻 上〻命
駕西宫問安 大妃下策立之命○反正後功臣并被
崇用副學鄭經世誦功懋〻賞德懋〻官以諷之修撰
趙挺立啓曰勳臣自勳臣士類自士類公聞之請退
上曰范蠡之扁舟句踐之過也張良之赤松漢高之失
也此豈勳臣辞退時乎命趙詣公第謝罪○甲子仁城
君累入賊招申相欽曰容貸至親亦聖德事公罵申公
申公以下官辱大臣乞退 上責公逋賁成○丁卯虜

乱講和公與崔完城李完平申玄軒諸叔皆同及 駕
幸江都臺論劾公至請竄示○壬申追崇公力主其議
啓曰先召朴知誠可定是非也又曰臣若爲吏判則如
朴知誠者布列朝廷云々十月拜吏判持平吳竴劾其
自薦公劄曰榻前自請非止一再狂疾時作欲止不得
臣素無好爵之心國人之所知也○嘗啓曰老臣之言
終未免上厭天心下起風波請歸田里 聖上倘不忘
微勞賜以歌童美女娛樂餘生 上曰歌童美女國家
優待之道然告君之辞不當如是也又嘗啓曰 殿下
以李貴所爲恐年少效之爲敎臣有三子皆不能效臣

所為每戒臣多言況他人乎願 殿下勿以為慮也○

延平自仗生喜陳疏其妾有歌者每歌必唱今日今日之曲公曰爾今日之曲尚可已也妾曰何如主公之誠惶誠恐清陰平生寡言笑有一新恩設宴優人朴男者陳戲清陰一不顧見男乃卷一紙手擎徐步而進曰生員李貴呈疏仍跪讀曰生員臣李貴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滿座絶倒清陰亦不覺失笑○癸酉公疾革 上遣中使傳教曰有懷悉陳公已不能言垂涕而已起向日俯伏若拜跪者三

李時白字敦詩號釣岩延平子牛溪門人布衣請社功

領相延陽府院君謚忠翼○丙子扈駕回鑾未幾 仁
祖聞公家有芍藥二種名曰金絲洛陽紅世傳来自中
原 命別監往取之公曰今日國家何等羞恥而使
聖上反取此玩好之物小臣之罪也遂對別監以斧斫
折其根示不可用曰吾不忍以花媚君而見國之亡以
此意啓達也 上待公益厚○一日聞夫人措置金錦
方席大驚入內命鋪蒲席於庭下揖夫人共坐曰此吾
舊時所藉也際遇風雲濫陞公卿慄慄危懍恐致傾覆豈
可以奢靡而促之哉恨責不已夫人愧謝即毀棄之○
仁祖己丑公爲兵判 上御魚水堂命李時白等數人

入侍 上親執酌問曰兵判酒量幾何時白曰臣抱病不能飲時白不能卒爵 上顧世子曰汝亦執一酌時白惶感卒飲 上曰先卿竭忠至今不能忘時白曰臣任水原時歸覲先臣〻曰近有人言水原日夜治兵其心不可測云人心如此雖欲盡誠國事亦難矣先臣拿臣下庭曰在汝分義惟當竭誠而已人言何可慮汝身何可顧乎怒甚欲杖之因族人挽止之 上嗟嘆曰先卿之忠如此因顧世子曰此人我視如股肱汝異日待之如我時白感涕而出○昭顯世子在瀋也頗事營造有尚方雕工愼姓人得世子使人請於兵判李時白

欲除權管公曰儲君不可以爵私請況權管邉將也何可私於尚方雕人乎人多為公危公不少動
李厚源字士深号迂齋八溪郁子峒隱從孫黃廷彧外孫沙溪孫婿布衣靖社功官郡守登第 孝廟朝拜相完南府院君謚忠貞○公非耳聞目見未嘗發口戒曰其有某事輒問曰汝親聞親見乎不親聞不親見不可向人說也○尤菴集曰完南掌銓干托不至門其所親相與語曰公於親故不請則忘之請之則不與毋寧為夢中人也聞者大噱又曰 孝廟初年金自点密告清人送 長陵誌文盖誌文不書僞号故也清人將詰虛

案或以爲丞成誌文別本刻其年号以示之完南曰我
國事欲秘而彌彰別刻彼無不知之理惟當以從前誌
文不書年号爲言矣或言虜欲動撓 先陵廻衛以驗
之將奈何完南曰事至此則死而已羣議遂定虜使果
不提起

張維字持國号谿谷西村雲翼子金仙源婿沙溪門人
靖社勳超叅議 孝宗元舅右相典文衡新豊府院君
謚文忠○母朴夫人夢日入懷而生光海癸丑以檢閱
坐罷奉母屛處海邊十二年而靖社矣○辛未追崇時
公以大憲劾其非撰進典礼問荅不報丁丑扈駕丁母

憂起復拜相不就戊寅疾革手草聯句數十句皆規諷意也翌朝長虹亘屋上臨終唯呼瀋陽而已有集十六卷○公考雲翼字萬里号西村松江壻時謫穩城壬辰蒙放芒鞋從駕以能華語昵侍左右懿仁王后之駐海西也公爲牧使增秩按湖西州民呼泣隨之命移按海西以從民望○公子善澂

元斗杓字子建号灘叟布衣靖社勳 孝宗朝議政○在卿列時尹善道彈論甚危公少無介意逢尹於朝堂謂曰君必欲殺我何甚耶尹曰有則改無則加勉於公何損公大笑聞者韙之○東平聞見錄曰金慕齋爲全

伯慶基殿適重剏別建數間舍於大門外稍遠地　仁
廟朝元相爲完伯見齋郎招妓伴宿於別堂撤其舍夷
其地其後年少齋郎留妓無處或於齋堂潛引伴宿兩
公處事孰得孰失○己亥服制許穆䟽請改以齊衰三
年公主穆議
申景禛字君受砬之子也　宣廟庚子武科領相平城
府院君　仁祖癸未卒年六十九謚忠翼○公以死事
之孤除宣傳欲復父讐從平兵李慶濬出入行間嘗有
流丸着戰袍不透人皆異之以軍功除僉正遂登虎榜
見先海政昏無仕宦意退居家以白沙薦累官至安牧

戊午補鍾城屛居峽中慨然一日受史略于昇手讀伊尹放太甲遂定密議爲都元帥張晩裨一日見邸報不勝憤曰古有清君側之惡正以此也張公曰公何言之易也壬戌爲朴承宗所搆斥爲曉星別將卽就道謂昇平曰吾雖去有兩弟景禋在可屬大事道遇李延城時昉贈以所愛驄馬曰願努力毋以我去而少沮○癸亥反正丁丑以兵判入閣○公嘗以宣傳官渡碧瀾渡遇風舟幾覆有一盲人笑曰或貴人同舟則可以賴活傍人曰有兩班朝官同舟盲請聞四柱推之高拜曰舟中有政丞吾等當生此命大提學府院君領議政矣公大

笑曰我是宣傳官何能為大提學及至領相凡事大文
字雖谿澤所製公輒解釋聽之曰某句某語未安改之
兩公不敢違云○谿谷曰白沙若遇難事輒請申同知
訟之吾輩滿座不問也及聞申言所論不甚神奇白沙
稱善一一從之吾輩心常不服及年老識進後思之申
言無不中窾信非吾輩所及也○仁祖嘗幸旧宮招見
私親進謁者猶恐或後公獨不肯曰人臣敢私謁乎○
子汝哲

李曙字寅叔號月峯 孝寧大君後也 武科完豐府院君 仁祖
丙子卒于南漢年五十八謚忠定○光海戊午庭請公

白其母曰義不可絫親在堂奈何母曰爾志能如此無
以我也公竟不絫已丙丁外艱自是有大計與申景禎
相對悲咤壬戌公為長湍兼防禦決意協贊平軍入京
仁祖出待於延曙延曙之名豈非神也陞兵参兼訓將
起拜戶判策勳一等以摠戎使董築南漢山城積瘁鬚
盡白丙子守北门忽到于地攜歸寓舍謂婿蔡裕後曰
吾不能瞑目者會稽之恥也還都後命入殯京第作庙
南漢配享溫祚庙
具宏字仁甫府院君思孟子也幼疾幾殊家人環泣忽
赤光滿室轉身而起人皆異之既長登虎榜請社勳封

綾城君兵判寢疾日官奏將星自北隕于南已而卒謚
忠穆○兄宬綾海君
具仁垕字仲載綾海君宬子也少受業於沙溪投筆武
科請社功綾川君甲申以兵判捕斬兇逺拜相
李澥字子淵號聾翁咸陵府院君大諫效元子也大諫
公論効仁弘爾瞻等被荐棘絶島公兄翰林憂憤而卒
公與諸公協贊反正肅清宮禁之後諸公散歇于闕內
公獨坐沈兇戍走告曰宮中所收物自上使諸功臣
分君盡與戒同往分乎公辭不去兇戍強挽袖起之公
奮然曰此豈君外家分財乎真家分財乎君則去又何

挽我乎兇成憮然而去聞者絶倒公嘗曰吾之糾義舉
只爲家國而發初非利祿意以此功臣例受田宅并還
納而一不受歛迹要地致仕而卒○咸陵遭父喪起詛
呪目其堂弟妻申淑女起獄推官安獻徵翻獄咸陵擊
錚訴冤逢川集曰李瀣與其侄義吉居喪執禮無異古
人淑女悖行不一而足一家皆曰某之死乃淑女詛呪
之致也爲李瀣者其可聽而不聞乎獄書上聞獄情未
得今若加反坐之律是塞人子復讐之路也冶谷日記
日前右相金尚容以淑女内外称冤爲言先放仁城三
子權濤申淑女故咸陵又擊錚淑女自縊死盖既釋而

獄事又始恐被夏因也

趙涑字希溫号滄江風玉亭守倫之子也逸掌令○風玉亭獨菴宗敬孫牛溪門人縣監昏朝禍没公痛父之被讒禍冤憤疾痛未嘗對人言笑癸亥從其友李厚源金元亮協贊謀議卒能誅戮奸凶以伸其志又以言功爲恥反正之日走歸鄉里若初無所與者勳録遂不及焉

金元亮号靡村沙溪門人持平反正功辞爵○元亮嘗信逅々見告以百口保之及逅叛自点啓因之遂斬於獄中後伸尤庵撰墓表○荷潭録曰金元亮自少有操

行有辯於其朋儕間余見愚伏問曰元亮以仗生參請社何也愚伏曰與金自点李時白相友善故雖聞其訟無干預事也及策勳元亮爲三等憤其屈疏辭之余曰元亮自言不預謀而策名三等則憤其屈何也任茂叔曰余與元亮甚親一日來言請社謀余言食祿人爲宗社作此舉是也爾是仗生若敗則禍及於汝親忠孝俱失矣元亮色變而去元亮與李适爲六寸親适之預請社者由元亮也是冬文祐以适謀叛告諸公相訟元亮請爲寧邊判官以譏察之諸功臣大疑之不許及适叛報至鞫元亮竟斬之或言尹仁發之詐死亦元亮爲之

其儕流如羅萬甲趙潑單皆稱其冤死
○命李貴爲扈衛大將申景禛爲副金自点沈光遠宋英耇
沈命世爲從事官李曙李适皆屬焉○以李元翼爲領相尹
昉爲左相申欽爲右相元翼自忠州謫所承命入京以李
光庭爲吏判光庭以大論収議時模棱呈辞不出○遣李慶
全尹暄等賫大妃奏文具廢立事請命于天朝又宗親
府具廢立事呈文于椵島毛都督礼部咨會椵島查勘本国
事領相李元翼等與百官具奏本申訴廢置事遣李安訥往
椵島準查而回李慶全等亦回自京師準封事而還
青野漫輯曰李山海大北巨魁也山海既死其子慶全

紹述之為廢論主之乃於反正翌日往見崔遲川遲川
嘗待以父執故也遲川正色曰日月重昭尊丈烏得生
也慶全曰吾亦自知必死君須追念先誼救此死命言
淚俱發遲川惻然曰雖欲救寔無可救之策慶全見其
有救意乃曰 聖上登極當有奏請而航海之役人所
避也若以我差則海路未必死々亦榮矣幸竣事歸則
寧不貸吾命乎遲川㐫其計而服其智熟視良久許之
後果差遣竣事而歸老死牖下然執清議者雖其子孫
不許清顯及黨論熾痼之後始通清显亦可以觀世變
也反正初完平為領相湫灘為大憲俱以忠厚尚緩論

遂使凶賊之輩保首領不事殺戮雖賢終難免後世譏
也甲子以金藎国爲都承旨俞杞平伯曾言藎国曾製
廢母庭請啓辭欲効之於是諸宰中三四人皆嵓參庭
請爲知申皆引不出朝著爲之聳動〇東平聞見錄曰
廢議百官多有畏祛不敢異者 仁祖改玉後有追罪
庭請人之議 仁祖曰庭請之罪予亦不免議者不敢
復言〇荷潭錄曰光海時沈相悅爲北伯作銀箋刻已
名納之蓋欲其光海之常目不忘也大爲士論鄙之丁
丑後崔相鳴吉喜其附己排群議卜相〇青野漫輯曰
庭請廢母何等罪累又刻名銀箋納以私賓則其人可

断而枚卜如此尚可謂會朝清明哉李景稷南以雄見
枳清塗是偲小功之察也愼素隱之不仕恐不但停罷
榜啓一事而已○遲川集曰南以恭在 宣廟朝久處
權要光海癸丑被謫金鎏爲調停之論後輩多不悅及
以恭拜大憲玉堂論其不合遷指少年名流五六人爲
朋黨以老西少西之說白于 上上震怒貶逐朴炡俞
伯曾羅萬甲于外吏判張維以救萬甲除羅牧遲川劄
曰南以恭雖曰柳朴所親癸丑廢論者作仇敵乃以指
嗾李元翼爲罪名至於竄謫及壬戌冬又有救護士類
之功而向日之愆乃不擇交也不可深非之也臣見金

逕為言此意及逕秉銓臣同贊助始擬清望為年少輩所不容大生風波三學士一時補外先輩年髙閲多常主於寛恕後輩皆強励節常主於清峻所尚之反自昔然矣臣幼時窃見士友中黄慎鄭曄吳允謙諸人以儒學行誼為前輩所重金瑬洪瑞鳳金尚憲諸人以清名華聞為後輩所推而論事之際緩急不同譏評前輩前輩處之怡然此全交之道也歲月侵尋昔之後輩反為今日之前輩又將前日清峻之論譲與年少自居受人譏評之地互換之道正好一笑何用呶呶為也未幾三學士及谿谷并召還遲川又劄曰自今年金瑬李貴兩

家氣色不佳夏間臣適往李時白家李貴先到而其日
政李景稷擬諫長望李貴投　大罵景稷遂及銓長景
稷交遊士類癸丑甫瞻得春秋裒善事將欲證成景稷
與甫瞻有連家分一日往見引入書室接話其壻朴自
興自外入見其對坐疑密語景稷以此得謗及庭請終
始不參人始知景稷本情而餘謗未已反正後通顯不
及於景稷者以此也景稷既有可觀之行書室私語參訂
未明庭請立異事跡有據不可以難明之過捨有據之
善前單之論儘有見也雖無酬酢席論足及奸门終未
免瓜田納履之嫌則後單之不欲其許請望亦公論也

云云○尤庵集曰李完南厚源往訪慎天翊問不仕之意則拍掌大笑曰我寧有意思只是病而已久後云反正初以臺官謁昇平金相首及罷榜啓當停云其微意盖曰一代元勲如此時事可知云耳盖光海戊午大比科辛酉別試拘於妖說不放榜昇平子慶徵不文而其榜中人　上教以罷榜洞知爾瞻用私故也

慎天翊字伯擧号素隱副學爲譽所殺弟海翊字仲擧号病隱礼佐早卒仙去云云傳慎講居灵光老無子與妻李氏禱于佚夢雙鶴飛坐兩肩先者飛上天後者飛下海果以同日酉戌時孿生二子上天者名天翊下海

者名海翃皆仙風道骨海翃年二十五卒屬纊日紫氣
滿天葬灵岩十餘年原州元氏子讀書忽無去處三日
尋得於人跡不到處掛在樹梢救之更甦問其由則言
夜半忽有呼聲飄然乘虛見金臺臺上三仙分坐南座
一人即愼海翃書以詩二首傳與曰為傳此意於人間
即放出云

命盡釋戊申以後謫從人金時讓沈諮李命俊等
金時讓号荷潭以才局清白稱著破寂錄涪溪記聞紫
海筆談○破寂錄曰余丙辰竄在北塞夢 元宗反正
余與其夢書于日記曰玉孚舉火虎年事盖 元宗諱

從王從孚 中宗丙寅廢燕山故爲此隱語使人見之
不得覺也後二年 元宗上仙余以爲夢誕及癸亥
主上以 元宗嫡嗣反正宗社大事先見於夢亦大奇
事也丙辰李汝固爲北評事約余會富寧驛余路宿鹿
野人家夢作詩曰千年河水清中國聖人生不有觀魚
海何由覩太平戊午移配寧海時奇自獻亦謫在江陵
奇曰寧海觀魚台君時時登眺則可以忘謫愁余心喜
以夢爲觧放祥到寧海壬戌臘隂有癘余出避觀魚台
下而有反正之報余以禮郎召還未十年位至崇品亦
奇事也○荷潭錄曰光海初余嘗試湖南與尹孝元以

四皓減刘論為題士子請改之叅試官金庭陸以唐太宗命史直書為題柳沆鄭弘遠言于甪瞎曰四皓減刘指萊庵戊申疏也命史直書指臨海獄也甪瞎與李惺論啓余謫鍾城庭陸寵會寧孝元以告肆切免

○召還鄭弘翼於光陽為大司成鄭蘊於濟州為司諫金德誠於泗川為司諫時先朝旧臣吳允謙李廷龜鄭經世等皆豪登庸○禮延金長生張顯光等除憲職朴知誠亦被徵時反正之初人心未定有難言者領相李元翼自驪州首先入朝人心稍安長生顯光經世等次第入來人心帖然○時朝議欲設一科只令舉義人赴之名曰義科副學鄭經世陳其

不可 上從之

金長生字希元号沙溪黃岡子栗谷門人逸叅判壽八十四 贈吏判謚文元從祀文庙○新羅末王子興光知國將亡遯光州連八代平章事入我朝有金問居連山早殁妻許氏有遺腹子依父母在坡州有非義事乃負兒夜行至舅家十里地有虎當前許歎曰此兒乃亡夫遺孩汝須食我虎低頭前行許曰汝欲率我至舅家耶虎点頭遂至舅家名其嶺曰虎踰其孩名鉄山鉄山子國光 成庙朝入相即先生之先也○黃岡爲西伯辭妓滿前先生未嘗一顧及黃岡朝京以子弟軍官侍行

每進食輒數其匙多少為憂喜焉○光海癸丑先生庶
弟二人見逮栲死先生當連坐會有人言事得已初光
海親問應犀曰金某亦與知否對曰金某賢者某亦謀
猶恐其聞知也及鄭浹對亦如此故獲免○仁祖丁丑
庶子榮杲為人誣告被拿謫兄參判槃伏闕待罪 上
教曰如此凍寒累日露處有病之人必致重傷使之退
去○尤庵語錄曰沙溪先生嘗講家禮親迎条附註圖
布兀遂處因言昔松江一日挾家礼來示此註曰終未
曉解余一一說破公曰破荒幸甚未幾自經筵直來見
余笑曰今日逢一奇事矣自 上出家礼下問曰此處

予累次尋繹終始阻塞諸臣試為講說乃眩者所問於
君者也筵中諸人皆以不敢知為對吾一一句絶釋其
義上曰大段洒然矣再三稱嘆仍曰予於書未有若
此註之艱阻也謂筵臣曰某官高多事猶且留意於書
諸人何不然也諸臣慙謝吾幾欲言臣亦不知昨者學
於金某而知之云到口而終不敢達矣既退退送賞賜
此君之功可分受也○沙溪長子早死於壬辰亂故命
愼齋為承重愼齋又無嫡子故移宗於其季
金集字士剛号愼獨齋沙溪子俞松塘泓婿逸吏判壽
八十三謚文敬○愼齋平生侍寢於沙溪幾四十年應

對供給未嘗少懈沙溪有所問必起坐而對○愼齋飲
食不聞匙箸聲食已置匙箸有常処未或不正聞人有
喪即修弔書俟便送問嘗行時祀適有人饋石魚一束
白米一斗先生喜甚以米爲飯以石魚爲饌陳於各位
嘗與庶弟侍坐沙溪庶弟答尹副學搢書稱兄稱家愼
齋止之曰吾俗不如是庶弟不即從愼齋溫言反復諭
之改而後已沙溪但微笑蓋以愼齋止之爲可庶子之
稱兄亦不爲不可也愼齋年十八進士薦授齋郎時昏
朝政乱遂歸鄉父子倡道反正拜臺憲承旨皆不就
孝廟朝特拜吏判後以大耋陞判樞○南溪記聞曰愼

齋夫人俞氏不慧不能備夫婦之道遂取栗谷庶女為小室及俞夫人没沙溪招慎齋語曰集甫今妻亡可以後娶豈非宗祀幸耶慎齋起而拜曰命既不好得前人為配終身困苦今雖改娶安知必愈於前人耶蓋安小室之賢無他意也沙溪憮然久之宗事遂不成余與尤齋語及此事曰何不取兄弟子爲後乎曰嘗累次質之終不見聽至今未曉也

張顯光字德晦号旅軒寒岡門人遂吏判謚文康祀仁同烏山祠○初承召至完平李元翼往見問以国事張無他語但曰今国之大患在疑完平嘆服大憲時疏論

章廟追崇之非礼又言祔廟非礼南漢之変通諭父老擧兵勤王南漢解圍入立嵒山居立嵒在東海上故名嵒曰立卓蓋寓意也年八十四卒前夕大雷雨山崩继子應一官大司成

○六月柳夢寅伏誅夢寅號於于堂又號艮庵光海時吏叅日月錄青野漫輯合錄曰夢寅爲人輕率善文章少遊成渾门不遵師教行多浮薄渾責绝之夢寅啣之及渾卒作書嘲侮仍恣遊大北諸凶而時以中北目之反正後不恒其居至是爲人所告逮捕亡命被逮於楊州西山問何爲謀逆何爲亡命曰非亡命居西山耳相臣曰使武王立箕子則夷齊猶

當居西山乎曰我嘗作孀婦詞仍誦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
空壺傷人勸之嫁善男顏如槿慣誦女史詩稍知妊姒訓白
首作春容寧不愧脂粉相臣欲活之諸議以爲不殺夢寅人
多效尤不立朝者多矣遂論以逆律反正初命起前兵判
張晩爲都元帥開府平壤　上親餞于慕華館以李适爲平
兵兼副元帥鎮寧边先是光海辛酉虜陷遼陽中外洶々韓
浚謙自謫起拜都元帥開府中和　天朝令我国協同毛將
發兵恢復　勅書自椴島來而光海称疾不見留置閑城逾
年至是鄭曄言于李元翼曰虜若南牧請　主上進駐松都
辯言親征以鎮將士之心元翼以曄言進達　上以李貴爲

閑留通諭八道以親征之意募都民得三千餘人分番敎鍊
以備不虞時韓浚謙以國舅召還而以張晩代之
○甲子副元帥李适擧兵叛　車駕幸公州都元帥張晩討
平之錄張晩鄭忠信等振武功三十二人适參判陸之後也
武擧而能文善書有名稱癸亥以北兵使未及赴任金瑬等
以适多才智臨事密告之适從之反正之日部分規畫皆
出於适及論功以新預抑爲二等适大不平及出爲平兵顯
有怏怏色申景禛握手別曰令公此行吾輩所當同令公遽
歸其類代之适怫然曰揮而出之毋亦相瞞云云遂大怒蓄
異謀時元勳等初立殊功慮人心不服廣開告密之門是年

正月十四日李佑文晦等上變捕奇自獻玄諱柳公亮金元
亮李時言等四十餘人下獄适及其子栴韓兪璉等皆入告
中金瑬以爲适不叛李貴崔鳴吉以爲适必反爭於 上前
上命只拿其子栴及明璉等金吾郎及宣傳官到适營适與
其屬李守白奇益獻等謀曰豈有子拿而父全之理乎男兒
不死則已安能俛首就戮乎适指諸將手提一劍目視曰敢
違者死左右股慄於是布陣城內開門入都事未及入庭令
斬之即下令軍中期以二十二日發兵乃正月二十一日亥
時也時元帥張晩在平壤中軍南以興軍官南斗傍適以事
往寧邊适作一書付斗傍使傳之斗傍到平壤道其叛狀傳

其書於以與以興不發封納於帥府開見則列書南以興柳孝傑朴震英之字曰　聖明在上羣凶滿朝清君側之惡焉可已乎帥府即並其書上聞蓋此數將皆适之所忌故欲間於帥府也○适叛報至朝廷震駭金瑬請亟誅奇自獻等以絶内應李貴力爭曰被逮人多位高宰臣必無盡與賊同叛之理至於自獻立節於大論者何可不下而并殺乎瑬力請殺之自獻及柳公亮金元亮全有亨尹守謙李時言玄楫等四十九人皆被誅日月錄曰時權帖退謂人曰冠玉必無後玉汝之後必昌後果驗後延平遂白伸自獻元亮等寃○李守一爲平兵邊瀚爲黃兵李時發爲副倅察往禦之○韓明

璉在邑城亦殺都事赴适西征記曰明璉固無叛状就拿以
来适使降倭伏路殺都事拘明璉以来諭以同叛云日月録
曰逮捕柑禁府拿卒書吏往死而素無都事見害之事都事
沈大臨捕明璉以来中路見殺云寶鑑曰禁都高德祥沈大
臨宣傳金芝壽中使金天霖等拿柑來适盡殺德祥等云○
适長驅来至順川李澈紳李玭等五六将各率所部兵三千
餘人詣張晚适自是大惧不敢入宿官府累易處恐軍中殺
之也時元帥謀行间之計别将朴震英得蒼頭来曰此李允
緒奴孝生也南以與柳孝傑朴震英聯名作書道達順拆衣
縫而藏之給木綿五十疋孝生辞不受而去允緒與柳舜懋

李玭李慎等相與謀奔詣帥府○元帥知賊不由平壤路詣
出師以安牧鄭忠信爲前部大將或言是日直星七殺兵家
所忌忠信曰焉有聞父母病而擇日行者衆皆服○二月初
一日元帥犲兵渡江入黃州與賊對壘朴永緖陷賊不屈而
死賊轉向徛衿路元帥大軍向鳳山路約與先鋒合擊於猪
灘副元帥李守一南兵使申景瑗副倅李時發從事金時讓
崔睍海伯林慉約與夾擊防禦使李重老豊川府使朴榮臣
守江賊迫逐之官軍盡投于江餘皆降賊重老榮臣與諸將
死之鄭忠臣進至馬灘隔水對陣賊以一騎載送李重老等
八將之首南以與給曰此皆不識兵軍卒也賊直向臨津官

軍追至賊已渡矣○時李貴守臨津走還京力請出避乃二月初九日也賊兵已到碧蹄初昏 上倉卒南狩至漢江無船 上親炬督舡百官顛乏奔走之際昌德宮烟火漂天乃亂民所放也上下疑賊在後扶抱家屬相投于江下道軍兵及都中大小人奔散相失舟者中流呼不應武人禹尚中多力能水即游至江中停仆舟人得五六艘終宵奔涉初議慈殿中宮分往江華 上命李廷龜往廷龜曰臣雖無才願隨 大駕效捍衛之勞大憲鄭曄曰臣則有老母願隨兩殿往江華李廷龜才局籌略不可離 大駕 上曰慈殿之行不可無大臣重臣已而更議同往 大駕先出 慈殿猶

蔹到南门外 慈殿命回駕急向蚕頭江上諸臣落後惟永
安尉洪柱元陪行時适朝夕入城事極危疑莫測其端○上
到銅雀始聞駕惶命李廷龜申翊聖往迎 慈駕蓋李是永
安尉外祖申是駙馬也二公馳進蚕頭則 慈殿已入閭舍
唯永安侍坐二公伏前陳回駕之意 慈殿無動意申公乃
招出永安大聲責曰 慈殿之至此出於意外若不即回駕
令公當先伏刑其思所以自處永安年少涕泣罔知所措蓋
其辭語盡激於 慈殿慈殿良久始下令回駕退往是夕
上到水原至於瓦塞及聞此報 上病少瘳當時岌岌若非
申公善處變則誠不可為矣○車駕駐沙平院日晏闕膳南

陽府使申埈進薏苡粥及乾柿因達水原至公州駐蹕道路艱困不可言湖西父老簞食笑迎　上歎慰之○初九日午後賊兵三十餘騎先到京師呼曰城中人勿驚動新王即位云云初十日适與明璉連轡入城适弟遹李時言子煜及李忠吉帶募兵數千至沙峴迎賊先導各司吏胥具冠服出迎坊民治道鋪黃土迎之适入屯景福宮日月錄曰适作變意在珙而珙從　駕南下故适不得已立瑅瑅王子興安君也不扈從逃俟适投之适推瑅借号以忠吉爲大將衛之○坡州牧使朴孝立領兵守灘口賊遣二甲騎誘之孝立捲兵而走李興立以京圻防禦使投降○元帥會諸將議事忠信曰

既不能破賊〻犯京　君父播越吾屬罪當死勿論勝敗一
戰爲可已趍鞍嶺而陣俯壓都城賊即仰攻我乘高得便破
賊必矣元帥從之令徐駈觀變忠信乃呼于衆曰元帥促進
兵揚鞭疾馳以進京巡使李曙與元帥書待南軍至協討必
萬全李時白曰宜疾佴我知忠信爲人必已登鞍峴俄報前
軍已到鞍峴元帥驚曰勇哉忠信日暮元帥諸軍以次進陣
○十一日賊始覺之出兵分兩路包山而上明璉爲前鋒時
東風急賊乘風疾攻金慶雲中丸死人皆殊死戰風忽轉西
北大起賊在下坐沙撲面官軍氣益奮大戰自卯至巳賊將
李壞中丸死明璉中箭却會适易次旂動南以與望見大呼

曰李适敗矣於是賊兵大奔潰散走時都民聚登西城觀望勝敗遂閉敦義西小門以拒賊适走入南大門忠信欲與李時白追之時白曰賊當不日就擒我何奪人功忠信嘆曰人所不及也以興曰不數日兩賊之頭當至矣城中多阨賊設伏脫有得失奈何忠信曰适明璉已破膽奚暇謀疾追不及虜通橋就擒矣以興力止之遂遣朴震英伏東郊以邀賊賊皆夜潛出水口門南走忠信率柳孝傑等追及於慶安驛賊望風而潰明日适麾下奇益獻李守白等斬适明璉走獻公州行在所璉渡江走稱元帥軍官欲投宿閭家前縣監安士誠等執獻帥府沈器遠申景禛以為璉已僭号人得以誅不聞

于朝殺之軍中事聞下二人于禁府數日釋之與立下獄自
殺○賊馘至 行在 上御行宮受馘率百官祭 宗廟陳賀
翌日親臨試士斬朴孝立乃罷諸道兵十九日 車駕發公
州二十二日還都是年歲星入紫微白虹貫日而有适變
荷潭錄曰适既誅張晚勅西來諸將俟 大駕還京迎拜於
江上忠信徐還安州曰吾以西北将兵之臣不亟誅賊使
乘輿播遷罪則不少何敢自若有功者迎駕惟當还仕以俟
命 上驛召引見賜金策功超拜平兵○初張晚問鄭忠信
曰此賊有上中下三策以銀蔘結毛將拠清川以北号令一
道上策也陰結奴酋倚仗聲勢中策也間道疾趨直向京城

下策也以汝料之當出何策忠信曰必出下策無疑果如其言自賊歸順者晩引入室中語之曰能刺〻我不然聽我調度人服其量感泣願死云李胤緒既歸追恨其當時不死轉成心疾伏劍而死〇定州牧使丁好恕初聞逆傳令赴寧邊道聞叛狀還本州會兵斬賊使〇初明璉使金孝信康綽領其軍隨後到价川孝信斬綽效順或云孝信欲從賊綽欲歸順爭之不已綽發憤斫孝信頭孝信軍官從傍射殺綽孝信既甦變言綽赴賊斬來以爲己功元帥雖知其狀姑撫而鎮之云荷潭錄曰張晩以孝信殺綽功擢忠清水使余問忠信忠信曰綽說孝信效順孝信不聽殺綽反其言害忠節而享

其功甚可痛余與張公言張微笑曰事已成鄭不須作如此
言耳○适亂死節人浦渚集曰龍津縣令尹廷俊與豊川府
使朴榮臣被執适與明璉據胡床謂曰吾貸汝命汝敢不從
尹與朴大声曰汝其速殺我兵多者叛勢弱者降耶汝以武
夫受國厚恩副元帥府院君於汝不足耶何若叛耶明璉厲
聲曰汝為俘奴敢角唐突耶尹大聲曰明璉文化水軍位至
巡邊於汝極矣敢負国乎吾以無祿臣忍拜逆豎乎賊斷右
臂朴瞋目大罵曰适賊既負国又殺義士耶适不甚怒而李
守白奇益献力請殺之至死罵不絕口防禦使李重老亦罵
賊不屈守白拔劒擊殺之朝廷貸守白死後重老子文雄榮

臣子之屏白日刺守白于都市 上議大臣畧施擅殺之法
重老贈領相榮臣贈兵叅同死人李師洙尹廷俊李聖符同
享金川祠○荷潭錄曰李叅判敏求以元帥從事在関西聞
定州妓甚昵巡到邑與妓約以某日會于兵營行到龜城妓
徑往嘉山報至李不勝情更取嘉山路行未五里适叛遣突
騎刼龜城府使韓明璉以叛殺金吾郎宣傳之拿明璉者李
若取直路必為适所殺也文晦之上變也丁監司好善為安
邊府使名出告書被拿行至金化金吾郎猝患急病留半日
未及至而适叛書至被繫者皆被斬翌日丁至下獄丁弟好
恕斬适使起兵勤王以此丁家赦信乎死生有命○初龜川

君於班行望見适語人曰适相凶必不善終及甲子扈駕又言适凶相不久必就誅人服其先見○荷潭錄曰适至豬灘張玉城召諸將議事余曰适頷下有懸肉此乃狼跋其胡之相終必就戮玉城喜曰适之頷肉武軍常謂燕頷虎頭封侯之相今聞公言果是狼胡以余言勉諸將諸將皆喜○愚伏集曰适叛報至兵校理翻以焦易筮得蹇之晉繇曰避凶東走反入禍口制於爪牙骨為灰土适敗由水門走出利川為其下所斬與焦筮合奇哉○荷潭錄曰文晦之上變也鄭龍榮及其子瀣在訊庭瀣曰适約以今月晦間舉兵而文晦先發必斬金吾郎已舉兵矣推官如金瑬等保适不叛者皆大

鷲龍榮曰尹仁發詐死潛投适為策士推官皆曰以尹仁發爲生此人之言皆不可信蓋去歲十月仁發逢盜於利夫峴而死剝其面皮割勢而去其家葬之久故也适至谷山适帳下崔德雯效順投張曉告曰尹敬立子爲僧者爲适謀士丁好恕曰以仁發爲生不可信也仁發好恕兄好寛壻故信其死而云也鞍峴之戰仁發爲李守一軍所斬前冬利夫峴死者乃仁發殺宗室連城正之奴詐稱已屍其剝面割勢欲令其妻亦不識也賊謀叵測○荷潭録曰沈光世以幕從适爲适所欺甚相得旣歸李延平謂沈曰聞适有異志沈飛報适及适叛沈恐朝廷論其飛報罪疽發背死可謂不知人之戒

金元亮深信适父子适見告以百口保之及适叛自点啓因
金〻裂衣咋指血踪臣認賊爲忠遂成誣罔而臣之本心證
在天日臣雖入地亦不瞑目踪竟不得上　上南幸自点曰
不可以遺賊遂斬於獄中沙溪曰金固有取死之道其心何
疑○破寂錄曰權縉以光海幸臣竄梁山适變統使具仁垕
兵使申景裕慮縉爲适應密言于監司閔聖徽使殺之聖徽
遣清道郡守鄭慶業斬縉後聞以矯殺削職縉附山海汝諄
延合主意遂超兵判及反正恐禍請斬鼎吉爲諂附功臣之
計反覆無狀其見殺亦自取也○朴允章謀逆伏誅賜弘者
死适亂後功臣設使南以興若自爲異謀者以探可疑者朴

弘耉兄子允章信之以其謀告遂逮弘耉及允章誅之○平
适乱後廟堂通諭中外文畧云反正以来逆叛相継前年七
月逆賊柳瀹等結約之書被告幾四十人奇自獻其首也其
中柳夢寅逃亡被捉自服爲廢主復辟八月李德男告金德
遠朱大允等皆招服又有凶檄遍投今正月文晦李佑告奇
自獻全有亨而适明璉叛尹仁發諸賊腹心也謀逆詐死崔
德文自賊中逃来言尹敬立妾子僧人仁發常在适寢房内
鞍峴之戰斬一僧乃仁發也告者及賊招云凶檄乃奇自獻
柳夢寅作也逆适既平秋間凶檄尤極凶乃者朴弘耉等謀
逆殆覺是何凶謀之相續如此也盖諸賊之招及凶檄所言

同然曰府主當奉還云云 又曰今之反正非正也所謂反正
者大臣率百官辞罪府之擇而迎立乃正也今則自將侍之
此豈正乎又曰非先王親子當立者也云云夫光海之罪不
可容於覆載我 殿下應天順人人孰不知而此說初出於
亡人爲亂之計轉相傳說故茲痛卞之云云
張晩字好古号洛西擢生進文科歷清顯以將才爲平
兵入爲兵判反正後拜都元帥平适乱策功玉城府院
君謚忠定 英廟朝命建祠○公九歲患痘氣絶家人
夢一丈夫捽去有老人止之曰此貴人也已而甦○公
居家左右婢妾闌語狎進一皆嬉笑及見管下諸將勳

戚名御隱几願揮有同僕隸其尊貴古今罕有己巳公題春帖詩曰吾年六十四布衣榮已極上願退田廬次願歸溟漠此外無所求神明照心曲是年卒婿遲川崔鳴吉撰行狀○春坡録曰張晚性素依違欠於決幾既受推轂之禮則固不可托遂爲勳臣專付兵柄而身擁虛銜退處近地此案出於優遊觀望之計也然則适之賊由於張晚之不足畏也彼張晚是當初養寇之將後雖有功不足以紀其勳者也○丁卯胡亂後全洛身爲元帥逃入山谷請遠竄命付處

鄭忠信字可行光州人高麗名將鄭地之後也生地甚

微爲人短小目如曙星美容姿好義氣性亢於諸名流
加以平敵之禮得驕名或謂暹川曰忠信之驕妾君輩
之過也暹川笑曰忠信長處正在驕妾耳○初屬正兵
兼隷府知印嘗赴營舍於老妓〻以節度宴餘物餉之
却不食曰丈夫當身爲節度以已餘食人焉能啖人頷
下物乎牧使權慄絶愛之壬辰權公以陸方伯勤王忠
信年十七從之偵探賊〻已退有破篭倒匧忠信戲射
之病倭隱伏中矢死遂斬首而来權公募以狀達行在
者忠信請行賊兵滿道徇身仗劒達行朝白沙舍之因
授史書文義日進秋登行朝武科 上謂白沙曰卿嘗

語忠信才今出身矣其以来見及見　上奬之曰稍長
可大用岂爲滿浦僉使奉命入建州諸酋曰爾國每謂
我賊何也忠信曰爾有盜天下之心非賊而何諸酋大
笑拊其背忠信歸語曰是虜將爲天下患矣岂上書言
虜之丁卯受盟非吾制命其意窺伺上國比如逐麋之
狗不顧狼耳必不帖伏遼左此東国之憂也甲子平适
乱封錦南君副元帥初公陣于鞍峴枕戈少睡夢公九
世祖地賜以劍其日戰勝云○荷潭錄曰安牧鄭忠信
自詣張晩請從行張責其弃城將罪而赦之竟立大功
余問曰公聞适叛棄城而遁何也忠信曰吾與适交若

兄弟吾亦為文晦所告逆叛而我在寧邊近地爲人所
疑則我心無以自白棄城而遁明吾本心而人信之也
○丙子春訛言倭寇至忠信曰倭必不來国之憂乃北
虜耳及廷議送使告絶公方病困聞之太息曰國之存
亡決於此矣是冬虜果入○嘗題甫乙浦堡詩曰千年
遺跡鳥飛間文肅公碑碧蘚斑可笑玉門班定遠幾多
辛苦乞生還○忠信病革命醫救之醫言當用蔘數斤
上曰可療此人竭國力無惜況數斤蔘乎及卒命中官
護喪襚以御袍有司礼葬
李守一字季純左相誠中後孫也壬辰以長鬐倅斬獲

立功陛水使丁酉捷于赤城歷平兵甲子策勳封雞林
府院君刑判 贈左相○子浣歷訓將至大拜
丙寅奴兒哈赤侵關外 天朝將袁崇煥年二十七用兵如
神爲經畧鎮廣寧虜大舉連敗奴兒哈赤憤恚疽背死臨死
命立世子貴榮介貴榮介讓於其弟弘太始曰汝智勇勝於
我須代立弘太治遂立時朋璉子潤亡命投虜謂弘立等曰
本國盡戮爾之妻子願與我借虜兵復讐朝廷給弘立妾
子璹陞上儀入送以示厚恤且探賊情路梗不得達○先是
甲子長湍至平山大雨雹小如鵝卵大如鉢牛馬斃死乙丑
二三月大旬大霖雨八月彗星見東方圍城雌雉化雄尋威

牛產一犢兩首一體九月太白經天十二月西方星戰移時
亂沖丙寅昌城雨雹如人面口鼻皆具僖城古有石碑忽有
七大石自海出上碑兩有哭聲至丁卯二月雨血艸葉盈赤
又妖星見光芒熒惑入天高流星出傳舍入騰蛇狀似瓶長
七八尺光照地有聲十二月有赤暈如人形京中多變怪山
獐來自外方臨房超逸入腹於枝間、散落赤血流出井中
鵂鶹功臣屋樑鬼哭元老堂中虎入禁苑法鐘流汗又訛言
虎入闕若無跟捕

丁卯正月十三日虜騎渡鴨綠先使人登南山呼曰大金國
二王奉命征討十四日金之王子阿彌陀水將數百兵襲義

州府尹李莞之失軍心軍卒解體初從韓潤處着華服階隨
僕騎入城曉賊圍城潤棄軍先一城大亂反民開門納賊城
遂陷李莞及判官崔夢良被執賊意李莞答天莞舜臣從子
也當其牀中丸時年少代領衆破賊有名稱聖是沈惑州妓
醉睡遇賊罵賊誘降夢良夢良罵曰犬羊何為至此賊所殺
之即剃本國人髮編其行伍弘立朴蘭英吳信男韓潤皆在
賊中信男亦我國人投虜者也賊到處唱言曰今日之事為
前王報仇云曰朝廷遣張晚率金起宗鄭忠信申景瑗等擧
之虜兵攻陷凌漢山城殺宣川府使奇協擄定州牧使金搢
郭山郡守朴由健搢由健之降一時剃髮賊納其妻妾置帳

中行軍則使摺由健各率其妻妾之騎摺由健罵其妻妾失
節妻妾罵其夫不忠講和之後由健摺與其妻妾自虜中出
来六鎮充軍摺在充軍著棄語○虜兵三萬六千騎先到安
州宣言速出降二十二日大賊到清川江斜陰甚惡城中使
軍官稱中軍出見賊二酋與弘立坐交椅蘭英平坐酋曰惡々
出降約和飲酒三盃而還之諸將惝悰牧使金浚奮曰君父
待以爵祿臨亂偷生乎卽使登城呼曰我國只知戰死而
已黎明賊並進彼此相薄勢如風雨賊滿城中立使南以興
與金浚手持焰硝倚樓亂射賊一時圍住浚等遂焚焰硝屋
宇騰空以興浚及復督將金良彦等浚子有獜女羅氏婦妾

金氏皆燒死城未被圍時宣傳奉命入城以紬刺血書啓曰
孤城屢圍報陽難支爲主將者督軍来援則臣等庶免屠戮之
患監司尹暄擁兵一日之程坐而不救臣等死而已矣○尹
暄弃平壤而逃黃兵丁好恕亦棄黃州遁以金起宗代尹暄
中男、援代南以興李植代丁好恕○黃兵李植兵敗遇黃州
判官李翻鳳山郡守羅德憲新溪縣令李以省皆被執独文
化縣令慶信後力戰被虜○北兵使尹壽南〻兵使邊協領
軍進関西勝都元帥張晚在松都忠清兵使已~~率~~數千兵屯
銅雀津公州以上寂然無備○以金長生爲全羅號召使以
張顯光爲慶尚號召使〻之募兵勤王○朝廷有避兵之意

十四日命都體使李元翼右相申欽府院君韓浚謙等奉世
子南下兵判李敏求巡撿使沈器遠統禦使柳斐此東陽尉
申翊聖從之二十七日 大駕奉 廟社主入江都領相尹
昉右相吳允謙吏判金瑬二相李貴參判崔鳴吉金自點等
從之○初朝廷送弘立叔父晉昌君姜絪及弘立妻子璹子
陣中弘立詳知家屬俱存反正後善類滿朝始有悔意虜兵
雖屢勝而前除入來非本意還刈悔議和又遣弘立等來朝
廷許之○初內置設戶牌法無牌者斬人心多擾時京有十
五歲狂兒不佩牌悞殺之供曰犯法當死願所吾耳而死盖
指曙貴輩李也及虜來至曰汝國何為号牌侵虐百姓至是

命羅戶牌羅佩者去歲誅無牌人〻今年罪帶牌人〻多識之
〇三月初三日 命尹昉吳允謙李廷龜崔鳴吉與奴賊講
盟築壇江都西門外夜半角子埔上刑白馬殺烏牛祭天約
誓賊誓文曰朝鮮 國王與大金國二王子立誓兩國已和今
後朝鮮國若生金國存心不善宜天降禍云〻我國誓文曰朝
鮮國與金國立誓兩國已和今後若我國與金國違背則皇
天降禍云〻又講私誓朝鮮大王云〻金國大臣云〻既盟遣李
弘望奉宗室原昌君稱王弟出質虜引兵還殺掠不可記〇
從斬尹暄竄丁好恕〇臺請並誅好恕而 上特原之並命斬
延使之忠也時臺啓請斬暄 上久不允貞惠翁主乃暄之從

子婦也因事入闕乞其命 上曰當付公論予何低仰姑氏詣闕之後予貸其死則人以予爲私翌日遂允臺啓○日月錄
南以興不恤軍民頗事刑殺防守之策全不留意人有責之則曰功臣輩忌我縱人譏察不得不如是果有偵探事則以興便可乞免旣不去則必盡力備禦而以四萬親兵不能自保反訴一日程之監司不來援若監司赴援則能保安州耶
瞻兄昉時爲領相瞻罪本不至死 上以其族盛欲殺之給官雖例論內寔不忍約以明日停啓 上知之遂下免命時瞻方與沈命世對奕得聞有免命命世痛哭瞻徐曰事已至此奈何遂就刑時人多冤之金尙憲時赴京還語人曰朝論不明

使尹次野見殺此朋友之義也○四月 大駕還京陞江華爲
留守府 東宮亦自湖還○遣權怗等以彼寇危迫窮蹙等情
奏聞天朝○臺啓張晩自爲元帥先自逃竄命削職付處○
伸甲子死人奇自獻等冤○初李廷龜金藎國張維往見胡
差於燕尾亭論定約條 天朝乃父母之國今不可以汝國和
故背之也劉海龍骨大等連日力爭劉海忽拱手曰不但禮
義忠信可見於天下誠可敬也我當告于二王子即爲書聞
之二王子答以朝鮮不背天朝亦好意任從其意只與我堅
定盟好云云○五月劉海與原昌君出來置軍兵于一路李家
丁數百直來京城以 上不親候怒詬之 上不得已接見設酒

海顏與天顏接口 上問弘立對曰胡人大盟也 上曰然不可從也海請與叩背 上又問弘立弘立對曰此亦一誓也 上從之○弘立蘭英各娶胡女皆劉海妻弟也本以遼人入建州爲貴盈哥養女婿而分給遼民五百餘口以備使役至是海率兩女出來遼人男女皆從之京中無給餉路乃分送各道大小官○谿谷漫筆曰鄭錦南丁卯亂從體察使張公鄭語余曰虜意在和得和即去耳竟如其言蓋鄭習知虜情故耳上幸江都聞胡差講和且至崔子謙曰始宜接致聽其語而處之不應遽斥大抵群議皆欲和而莫肯發口子謙主其說接其人於鎮海樓中和事遂成雖所和者外爲大言內寔幸

和之辛戌畏浮議不敢明言独子謙首發無所顧避卒以是被彈◯初司諫尹煌啓曰我國以無名之和請於虜果是不降乎 教曰尹煌敢言凶悖聞啓回啓曰臣失言請斬頭上曰削職兩司爭之還令復職◯姜弘立朴蘭英代質其子仍留本國吳信男無子還去我國請得韓潤虜不許弘立還土後漢女又來所卒亦多弘立轉成心疾殞命毛都督聞之推其女而去毛差又刷姜朴所卒唐人八十餘人而野史曰賊兵深入無非弘立等之謀且稱五道都元帥奉賊令出榜誘民其叛逆昭著莫若梟示藁街而自 上賜之生而見之國家之善極矣又豈忍官其子以悅其心哉◯東平聞見錄曰弘立

引虜兵而來以復舊君爲辭蓋疑癸亥反正或失吊伐之義也及至境上聞金沙溪鄭愚伏張旅軒皆彙登乃驚曰此人必不以非其道立朝其意大沮賢士之係國家輕重如此

姜弘立相臣士尚之孫參判紳子出師時母鄭氏年八十餘揮涕囓臂曰汝家世受國恩幸勿墜家聲無以老婦之故有他心也及弘立投降胡雛相聚擲瓦糞辱之曰偷生賣降之奴弘立既降索筆題詩曰去國蹤跡莫悉嗟魚龍到處即江湖損身竭節無南北知己酬恩敢少多孤鳳已能辭枳棘大鵬元自化溟波蕪鄉千載真堪笑瀚海着筆独奈何弘立以所屬降虜三百萬于虜

酋降倭各自磨刃曰吾三百同心齊力一可當百掃歷群醜歸報朝鮮不亦烈丈夫乎弘立密知之夜告虜酋使盡殺其降倭甲子弘立初聞韓潤言欲東犯言于虜請爲前驅仍爲假王當用兵之際十萬之衆可立辦矣虜酋曰君以何心營其本國若此哉終不聽及弘太始立又請之太始遂發兵使韓潤前導將行太始携一顆金印與弘立曰先生仍行佩之弘立驚喜跪告曰姑勿先泄但嘿定於心入虜後聞其家屬如舊色變曰爲韓潤所賣及其絪到陣見弘立泣曰父母之國不可背弘立夜使人投金印于水歎曰大計敗一夢徒積一身殃

弘立十年故國重尋故井觸目悲楚䋄責曰汝何面目復拜父母之丘隴嫂氏臨別之語汝不念之耶又以金將軍傳來示者卷中西金應河獨立血戰弘立與景瑞屈膝拜伏狀瞭然如在目前弘立面色如土又卷端書降虜元帥詩其一曰受鉞靑冥變而勝臨危胡乃怯先登偷生是忍天見薄乞命爲榮虜念嬙蔑義一朝放蕩綱常萬古遂被崩靈山埋骨難堪飛泉下何顔拜穆陵其二曰讀書歷覽是何誰高官大爵自爲之笑看策馬傷三戰忍參降筆迸九逵平昔許身期稷卨即今被髮雜蛟蟜徒令介士成全節獨使三韓萬代唾弘立

讀未終曰吾其愧死矣弘立在虜髮遼東所擄皇明蘇
學士女時蘇女奔到本國朝廷命押置不許與弘立相
見蘇女手書傳弘立弘立見之兩泣却食遂死或云自
縊死埋于其先山傍樵過者指爲姜虜墳毛將推去蘇
女○姜承旨緖弘立從叔也明易理觀天象知壬辰亂
嘗推一家人命曰家後當得晃卿而免晃卿紳字也壬
辰紳爲原伯一門皆避亂於關東又曰滅吾門者弘立
也嘗路見乳婆抱兒立即抱置膝審問生年月日嘆曰
大器也其兒即象村也象村登第爲校書正字往謁姜
姜以一門百口爲托象村驚謝姜申申不已及弘立降

虜將有湛宗之禍象村時爲吏判悅然覺悟思可救之道往見領相梧里梧里面有憂色若有所思象村許之問曰公曾知姜承旨乎梧里驚曰果親矣何問也象村具道其受托事梧里嘖嘖曰姜公神人也我亦少時受此托而姜言須與其時當國一宰相同爲濟活云云到今善憑益劉吾無力可救夙夜憂嘆蓋其所謂宰相即君也於是梧里遍論東人象村緩頰西人以紓姜禍

劉海以遼人投虜爲王子之婿親幸用事 天朝詔下捕海者除荊州牧銀萬兩云海本我國晉州人本姓愼名敏文應昌也遭倭变一家九人被掠海入都督刘綎軍

京子西北人多戴毛氈笠自戊午渡遼之役國中或有戴氈
笠者輾相效遍四方丁卯亂士大夫亦皆戴之武人則雖大
官無不然氈笠或謂之戰笠此乃戰爭之兆歟○又曰清江
瑣語云冠帶衣服因時變易與世道相符 中宗末士庶笠樣
臺上極高坪兒極狹謂之東瓜臺上切餅坪兒猶有古樸意
思 明廟丁未戊申間金舜皐為慶兵增損其低廣一時好之
其制立變謂之金舜皐體其後漸至頂極低如食鍮坪極廣
如小傘宛如僧笠帶子亦好著廣多繪乃僧家所着也未久
禪宗兩科佛教大興云 宣廟末頂極高邊極狹光海初漸變
至于邊極廣頂極低乃謂窶子臺上安盤坪兒近年又變矣

癸未甲申年來臺上突然高大坪見仍其極廣而未損也此未知胡然也

○節死人府尹李莞判官崔夢良兵使南以興安牧金浚龍川守李希建昌城守金時若文化倅慶信後主簿金良彥价川守張暾

南以興字士豪開國功臣在之後也丁卯亂自焚死時公之再兄春城君以雄航海朝天留玉河館忽見通衢高揭紅紙書公姓名譯人曰此爾國守城死事臣書名徇衆乃天朝褒節之殊典也春城始知公殉節哭臨于名下華人知其爲公族待之加禮○碑文曰公父羅州

牧使瑜從李舜臣與倭接戰露梁戰不還公慨然以爲必報而死習騎射擢武科連守邊邑适亂元帥張晩以公爲中軍及定封行賞公陞崇政亘壽君拜関西節度使自适亂後功臣等疑忌益甚累起大獄人人自危公出塞亦自以爲得死所云 上之五年虜大擧二月已薄安州公與防禦使金浚誓死虜呼速降公叱曰我受命守邊乃畏腥羯狗苟活耶遂自燒死年五十二母柳夫人幾八十聞公死哭之曰父旣戰死子又戰而死其死不懸又何恨追爵左議政謚忠壯遺衣塚在廣州五男斗極斗柄斗機斗樞斗杓斗柄統制使官最貴鄭公蘊

丙子疏曰功臣等用事猜忌譏察目無將臣不敢治兵南以興臨死歎曰不得錬一卒習一戰卒至於敗此悲痛之辭也 殿下以此屬反正以此屬亡國云云 許穆撰

金浚字澄源威烈公就礪之後也

金良彥字善益文以戰功官訓正戊午死於深河之役良彥志復讐素服大書復讎二字佩之募得戰亡子孫五百餘人号復讐軍卒其軍戍邊甲子适變爲斥候將鞍峴之戰録勳授主簿秦川縣監良彥曰假復讎爲官爵之餌上疏力辭仍戍邊丁卯屬於兵使南以興曰此讐可復吾死有日矣謂其徒曰唯有一死爲忠孝鬼豈

可退一步賊追良彥手挽弓射殺甚衆回視中營烈奐
歎曰主將已死當巷戰以償此心身遂力戰投池水死
數日其子屬死入覓屍於池中怒色勃勃如生遍身箭
鏃數升焉贈判中樞賜祭旌閭
李希建參振武勳封洪陽君○公清儉雖隆寒只着袂
衣單袴冬不襪而穿靴行無寢具只以二十年軍裘束
於鞍後夜則束腹而臥膝以下皆出人以好衣贈之則
受而不着以賞士卒之有功者○甲子适變公以龍川
府使進捷鞍峴戰即回軍人曰何不待奏捷論賞乎曰
吾以守土之臣不得已離任而來今已賊平豈可願望

也請於朝築龍骨城及丁卯虜入公挺身赴難行至雲
巖遇賊中丸死時龍骨無守將、士推郡人鄭鳳壽爲
將力戰敗追當時巨鎭皆望風潰独龍骨孤城却賊立
功皆李公得人死力之效也龍人立碑記其事
鄭鳳壽鐵山人丁卯以前縣監招集散卒斬賊累百授
嘉山倅軍勢衝振入據龍骨山城擊賊又大捷授防禦
使初金景瑞降在虜中謂虜酋曰甬等往我國鄭鳳壽
者不可犯也盖景瑞龍岡人故習知鳳壽智勇也鳳壽
又追賊於義州斬百餘級獲馬五十四朝廷密諭使暫
避以待大軍過去鳳壽回奏曰添兵継粮可保無虞鳳

壽文告急於毛營取運粮械以助城中賴以支保
金時若爲昌城府使措置守城器械賊二百餘騎突至
是夜軍人皆縋城出走時若謂諸將曰老夫守土當死
汝輩任自爲之將士盡散時若被執誘降不屈生致義
州殺之二子卽日剃髮爲奴
丁卯亂後設置各道營將關西淸川以北爲荒弃地副元帥
鄭忠信請稍淸北爲退守計西伯閔聖徽疏祖宗疆土不可
棄請防義州城爲西邊巨鎭又築白馬山城慈母山城○時
國儲蕩竭玉堂請民結收布不充備局通文京外借布教曰
監兵以下至儒生胥吏隨力出布勿侵民間○是年八月天

落皇帝崩崇禎皇帝即位○十月誅橫城賊李仁居錄洪寶等形武功臣六人○青野漫輯曰仁居樞之孫也光海時以翊贊自享挈家寓橫城力耕自給爲人驁愚不與人往來癸亥反正士論以仁居知世亂隱居超拜六品職仁居亦以隱居自處見人推翊自高其才見請社勳臣所爲不厭人心遂有不測之意柳孝立希奮之兄子也謫伊川與大北餘黨之謫綱者密謀復光海仁居相通往來是年冬仁居見監司崔睍極詆當國人之罪睍以爲狂悖之言不以聞居數日仁居率十餘人詣橫城倡言起兵自稱中興將其意蓋以擧義言則人必影從也縣監李擢男弃縣而逃往原州牧使洪寶即

令數十人馳往仁居独坐縣館其徒皆亡去奮縛送京梟斬于市○日月録曰仁居父子四人鞫廳問其叛由則曰崔鳴吉主和誤國欲清君側者此人也問推戴則曰我欲自為其國將如此仁居子一人年未二十勇力絶人受刑二十次猶能以足指執據牢背、痛顛仆云皆依律行刑初仁居之從亂也上疏言臣有精兵數千先斬主和之臣奉 旨往征虜穴云、初事聞京城戒嚴命三南領軍待候及誅仁居命録奮功臺論仁居言辭將亂而無發兵事奮無功可録申欽以為奮忠勇無比遂録之

戊辰春正月柳孝立許逌鄭沁等伏誅録許稿等寧社功臣

十二人〇日月錄曰初孝立寧堤川常乘女人轎往來京中
昏朝總家及仁居既誅孝立遣其子及黨入京締結宦官宮
女約以正月初四日夜犯闕禍從子追與謀禍外其狀馳言
于洪瑞鳳時崔晛以不告仁居之罪繫禁府羅卒密言于晛
于山輝曰今日令監當出獄山輝問其由羅卒以孝立謀言
之山輝大驚覓從告于沈命世瑞鳳命世等以聞是四日夕
世朝廷大駭金吾郎四出逮捕盡賊黨或入城匿跡或已渡
漢江期日暮犯闕矣又發都監兵伏三門外以俟許適等載
兵器乘夜入來皆被捉鞫之或云受哀痛教于府主使仁城
舉事或云受慈殿密旨傳仁城云〻孝立及從弟斗立等就

服並斬錄禍勳瑞鳳山輝皆與爲鄭經世啓例瑞鳳禍錄曰
枋臣弟禊招從女婿黃縉與子遂同往告則縉還家語其父
惟元惟元曰馳告一刻爲急遂驅送縉致書于洪瑞鳳金瑬
賴禊與惟元得以上變賴瑞鳳與瑬得以强變何功之有券
曰卿爲元勳少無不可勿辭○日月錄曰横城僻處關嶺人
心甚悪土民常拠山逃逸士夫儒生尤頑悍從仁居爲逆民
風至今不美洪川則本李适舊穴甚通
○二月合啓曆朝罪人連坐子孫雖年未滿並絶島圍置使
不得交通外人從之
○五月賜仁城君珙死珙 宣廟第五子也廢母收議珙力贊

廢論以娟光海反正後以至親特賞之國事初定人心危疑
有李有林謀變事覺供稱以珙推戴上命勿問适獄起其黨
皆以珙為言遂還珙于江陵日月餘曰盖适位變竟在於珙
而珙適從駕南下故不得已立瑅而人疑珙之通賊故有是
命曰李貴劉曰珙既負廢母之罪且以獄招言之托以科舉
辰接隣家與仁城晝夜相從云者尹仁發之言於文晦也豈
海等害仁王出下是仁城為王之兆云者鄭邦説之言於李
褘也舉事之後擁立仁城第之子云者韓沂之言於金先情
也設令珙不知可不先事处變乎大臣鄭曄大諫張維亦同
僚力爭鄭經世李埈立異倡論及朴弘耇諸子謀逆又引珙

三司及大臣陳啓 上皆不從申相欽曰容貸至親亦壓德事
李貴罵之申欽乞退 上責李貴遽貸成又作居之獄有金裕
者供叢真主之語 上恐累及王子命勿問○荷潭錄曰初爲
東宮擇嬪尹毅立之女在選中 上意在尹功臣等以尹非勳類
患之司諫李尚伋筵論逆族不合國婚蓋毅立兄敬立之妻
子逆适叛故也金自點沈命世等極言不可 上怒命停婚而
黜自點竄命世尚伋亦罷仁城珙爲賊引朝廷請誅 上不從
乙丑檢閱睦性善正字柳頎疏論講誅仁城非愛君以德請
罷尹婚非公心 上褒之李植李明漢李景奭朴潢疏詆之大
諫李惺求請焚其疏副學金尚憲以爲性善等欲以逆族女

為國母且附於賊引之王子時平欲結戚里之援世亂欲展
酬言之功其言甚刻 上命竄之三司論頑等 上不從鄭百昌
酒席謂李敏求曰汝家三父子若一有人心必無請焚疏之
之擧三人謂其父睟光先聖求也明年 上教自點余世擢性
善爲正言又擢爲獻納歷諫論之不聽〇孝立獄又有珙惡
奉 慈旨誘聚西後等語 兩殿大驚使之嚴鞫李貴又劉言珙
假托逆者所當嚴鞫使國人洞知兩殿展誣然後兩殿之心
乃安矣今不問而焚之恐失爲兩殿卞誣之道也大諫鄭蘊
疏曰永昌之歿無加識出於賊指仁城之跡無疑似出於賊
指孰不冤乎曩之請殺永昌今之請罪仁城孰非孰是乎一

以賊招而已則仁城雖除豈無仁城先王之子噫盡之矣殿
鑑不遠只在廢朝若使廢朝不殺同已不廢母后則雖以殿
下之盛德不能一朝居此位也 答曰忠直之說予甚嘉之並
殿每下讓旨數珙之罪三司百官庭爭賓廳啓 答曰不幸遭
此俯仰慚愧今姑出置以絕窺覦洛州太遠置于珍島 並殿
又下讓旨至今不爲正刑卿等須力請 崇先五月十八日合啓
答曰予爲 宗社不得不勉循公議噫骨肉之不相容予尤痛
嘆不爲今日忍爲此事痛恨悲惻寧欲無生傳旨略曰矯誣
慈旨右逆匝隣 並殿每下嚴旨百官三司宗戚韋布連章請
誅不得不勉循使之自處遣禁都事于珍島處珙中使護喪又

因三司爭論仁城妻孥已配濟州庚午大憲鄭蘊亦肯疏復珙官妻兒出陸兵判李貴疏請斬蘊○晦隱集同於疏後李睦求斂求附托西人黃床以西人附托南論時仁城珙當殺云者諸功臣西人之意不當殺云者南人主之愚伏一隊草野之論深懲於光海之殺同已以活仁城爲淸論黃床每附愚伏之論李煃有詩曰鵾鵬南去滄溟闊宛馬西來月窟空○閑居漫錄曰珙諸子及宥黜处畏縮不乘車馬丙子 上入南漢仁城子海寧君將扈從家中只有須騾贏馬則擾不可乘事急身死騎之或躍或蹶追及山城 上聞甚嘉之還都後下仁城復官之命繼有諸子付祿之命海寧將曰吾輩

復見天日此馬之力云感興編曰丙子　仁祖避兵于南漢丁
丑元日夜深上独坐忽有人入伏床前起拜訴哀辞甚悲語
畢仍忽不見語細侍者不得聞之　上亦不言其事而天顔不
怡翼日及還都立下仁城復官之命蓋孝立偽擧仁城誣冤
上迫於按法之請不得已勉従及有是命始知元日訴哀者
為仁城也
○是年春陳奏使權怗賚詔回詔曰覽王奏被兵情節棧宜
緩兵非王本意君臣大義皎然日星王其益勵薪膽朕安申
令毛帥為王犄角彼此協心冀収桑楡　先帝弃群臣朕嗣帝
位以明年為崇禎元年另有詔書云

○時別試擧子武人等鄕取數萬而自財者未半及會試咸
曰不緩試規當作大亂及開場京外武士聚慕華館大唱曰
呼名而應出者殺之有數人應拜出立諸武突入亂打投蓮
池中試官啓摘發充軍
○時大諫朴炡疏言貢案之濫內需司之弊兵議俞伯曾疏
海西芦田雖曰上殿所屬魚鹽之地雖曰宮家所賜而當此
兵興歲飢 宗社不保則只爲藉寇兵之資而已臺諫論執不
得當允人皆以達城海崇東陽皆名父之子必將其所長地
還入國家而竟無所聞吝於財利如是云○俞伯曾有諫臣
風所論劾如金瑬尹昉金慶徵李敏求張紳沈詻李溟尤累

萬言安牛山曰天地剛大之氣惟公得之乃名其文集曰善
養齋劉伯曾字子先号翠軒松塘泓孫參請社功吏判杞平
君□戶判沈悅劉旱飢〻民流入勝廣之徒處〻蜂起凡百
須祿給料計減以爲救荒云〻承旨李埈跋曰今之致災必
有其故以婦而譏姑之惡情理可恕愛英之死人或寃之李
繼先不服而死追行斬屍臣所未解也朴承宗旣與大北相背
有扶護 母后之功其平生貪婪之罪足以蓋之並其家業而
俱沒或過於討逆也廢庶人雖有罪而死自 聖明仁政而言
則立其後而祀之恐無違於繼絶之義也李仁居以淸君側
爲名二三勇士縛之有餘而洪寶之功授一資足矣列爵分

茅爲當日之笑囮矣○是年大飢餓殍相枕
己巳時有朱光裕者告変發遽捕告人等光裕以誣告反
坐絞死諸囚皆赦而尹雲衢等三人以招辭不明杖殞光裕
株連之孫云○砲手金禮正告朴春男等謀逆拿鞫伏誅○
移配北道謫人等於南裔朝廷聞罪人等潛通奴賊有邀兵
嫁禍之謀故有是命○是年冬移配罪人陳命生告罪人鄭
雲同梁景鴻申尚淵韓玉等通虜謀逆拿鞫承欵正法皆光
海時凶黨也
庚午初南原賊徒結契名曰殺人契跟捕契將梁龍大誅之
其魁白龍者外假儒行鄉中稱爲善士不以爲疑故累及脫

免至是潛入府中欲任變府使朴炡適心動移床以寤故刺之中炡因適歸朝廷以睦長欽代往討捕誅之

辛未趙梁賓韓傑上變告楊天植鄭摶等謀逆拿鞫正刑摶仁弘從孫也○江陵府火集慶殿影幀燒燼府使閔應亨拿推

壬申夏六月 仁穆大妃昇遐宮中有咀呪之變宮人多死昆侖集曰 仁穆昇遐宮中帛書多不道 上疑貞明公主家以御札問張新豊公以不可起獄對三問而對如初時 孝廟在傍 上投書于地曰汝婦翁固執如此何可與計事也既而己卯 上寢疾宮中有巫蠱變 上送一外戚重臣於崔鳴吉家諭之

曰吾病日困而可疑之端已彰將出付外庭治之蓋上疑公
主也公對曰先王骨肉只有貴主今若起獄則當日反正之
意安在後數日上果下其事欲逮主家婢子公入賓廳只請
移御別宮拿問宮人輩上大怒以特命有越次赴瀋之行
○是年追尊皇考定遠君為王上謚先是朴知誠進追尊議
李義吉上祔廟疏至是崔鳴吉李貴劉請至乙亥祔廟(詳見元宗紀)
朴知誠字仁之號潛冶逍遙堂孫李白軒妹婿也承旨
贈吏判謚文穆祀牙山仁山○上祔廟疏被斥棄官歸
○南溪集曰元原平昌稱其師潛冶曰平生為學不以
四子為主謂易如隱辭矣色入其中不當終身三說乾

坤兩卦而止謂禮亦非專治則不能致精凡到疑文奥
節必因徐公思遠問於鄭寒岡而行之至於行誼之純
篤古未所聞癸亥初余為靈光倅歷謁為居室既陋座
下只有一藁席當夜將寢脫衣直臥其上吾行中寢具
頗盛目見長者所為終宵悚然不敢解衣就寢洛治勸
令鋪設曰年少之人視我必傷云後聞洛治當壬辰亂
後喪其母不能備禮故平生自貶如此又曰洛治從其
父兄時論不協於二先生栗谷牛溪逮齠齔自知力學必以
二先生為師法恨不及其門
李義吉字方叔號亮谷薦拜參奉上廷崖跡被斥歸卒

卒年三十八○南溪集曰自 宣廟朝黨比相傾殆五十年莫能定其是非其禍至今未已惟故參奉咸平公不然初栗谷牛溪被異己者所惎公王考咸豊公時在新進臺閣中不免與議公待咸豊問曰孟子言誦其書讀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栗牛二先生書俱在其言行出處動合前哲恐與祖父平昔之論不同咸豊心頗異之公開陳其故久而不懈咸豊渙然悔悟一用公言搢紳傳爲美事○建祠通文滄洛則悟歷道於遺稿殆迹於閭而知之叔父咸陵則可使爲邪百年而無與金沙川則曰百世之下必有聞風而起者朴南溪曰仰其心事如

青天白日〇公之在世也不知何人画公之像題其傍
曰雖在千里外如對方叔
甲戌 詔使太監盧有寧來時 天朝各衙門少無廉恥禮部尤
爲貪濁禮單人蔘點退改色直書物件求索於使臣 皇上所
賜文綺府吏換給麁劣有寧貪婪特甚攘奪各項鋪陳器皿
至起箸並取去茶啖並令折銀留京五六日户曹用銀十四
萬餘其他弊端不可勝言後黃監軍来善飲酒傾國無敵日
與伴臣李敏求較量劇飲專昧詩詞句〻可笑日月錄曰當
此之時小邦之顒望威灵者如何以軍務爲任之臣既如此
不独我國之不幸〇先是庚子陳慰使鄭斗源回自京師啓

曰西洋國去中原九萬里三年可達其國人陸若漢年九十七到廣東進紅夷砲請討虜 天子嘉之差掌敎之官送於登州軍門待以賓師一日若漢來見臣其精神秀爽飄飄若神仙中人尤精於天文 天朝修曆專用其言又精於大砲法臣願得大砲歸獻卽許之亦給他物鳥銃則不用火繩而石火自發尤奇異若漢所贈物治曆緣起一卷職方外記一卷神威大砲疏一卷紅夷砲題本一天文圖南北極兩幅天文度數兩幅萬里全圖五幅自鳴鍾一部臣帶來云若漢瑪竇之友云○閏八月祔 元宗大王于太廟 詳元宗紀

乙亥時狂人李基安誅死基安失性在參禮察訪閔希顏座

呼上潛邸君号多裝不道之言為人所告上惡之用逆律

○館儒宋時瑩等疏請李珥成渾從祀文廟不許上之初卽位海儒等疏請不得至是瑩等又疏上批曰成渾李珥雖曰善人道德未高嘗累有謗莫重從祀不可輕議蔡振後吳挺一等疏斥牛栗上是之大臣尹昉金尚容吳允謙皆劄下判書趙翼玉堂沈之源趙錫胤尹坮等皆劄下上皆不納大提學崔鳴吉又劄論蔡振後斥賢之狀諸道儒生相繼疏下還出給後 肅宗辛酉命從祀

○清江瑣說曰時儒局請禁中外關節自上至有論死之命自是士大夫間不敢有通囑之書是時上適遊上林中烏鳶

隧一封書 上見之即其時吏判抵楊牧書也盖其紙濕爛故
掛樹端飢烏啄來也 上召宰臣問曰閔節卿等無所犯耶曰
無之姉吏判曰臣有所犯請蒙重誅臣女婚嫁近楊牧連家
人故來訪請若干助婚需約送人馬直上出示簡曰此乃卿
簡耶卿可謂直臣仍加褒典

○七月十三日晝雨大作 穆陵祭奉親禮時 陵上電光如晝
霹靂之聲達夜不絕明日奉審則石物顛仆莎臺石崩頹如
掘破狀云禮判洪瑞鳳奉審啓 陵上爲風雨所頹決非霹靂
所震領相吳允謙啓亦同祭奉洪有一拿刑削職 元宗祔廟
只隔數日而不以爲變故大禮仍行於定日 眉叟記言 桐溪

行狀曰穆陵 裕陵皆有変大臣奉審陳啓其狀功臣等更與大臣謀曰非震也因雨崩圯陵卽洪有一反以誣罔得罪於是修陵之節未舉而祔 廟禮先行公上封事責大臣之咎又斥言繕工提調申景禛禮判洪瑞鳳掩匿災異以負 先王之恩陷 殿下於過舉也○沿谷三官記曰分黨以來史官所記尤不公吳相之卒書曰允謙死去爵去姓蓋其所貶乃 穆陵謂非雷震之罪云○十二月 仁烈王后產後賓天